

東谷遺藁卷之七

序

送母舅王四丈南還序

自吾母歸于湯氏垂五十年而外家之音問漠然前  
春從兄來自鳳陽詢及鄉里故舊方具潛夫之歎忽  
應聲曰廣運橋西王四丈伯母之同胞弟也盍往問  
之驟聞此言魂爽飛越將由夢中得之喜忘寢食者  
信宿既而笑曰人之會合豈偶然哉始吾之在江南  
濠梁舊居無歲不有人至詢之殆遍豈有能知者乎  
因託一羽備道吾母始終存沒之故且欲一來已而



母舅果携二子而至泝委求源驚定拭淚無何吾以  
鄉人之累竢罪小秋莫盡渭陽之情欲留之則勢有  
所不可飲恨而別臨行握手泣謂吾曰向在鍾離極  
聞子之好學比到京師見公卿大夫求詩與文者無  
曠日今我之來非慕富與貴也第求一殫羊謝之懷  
耳吾年六十有四未知可能復來能無一言以慰我  
乎吁吾母遺榮三十霜矣今日復忍道舊事哉雖然  
春秋之法有請不諱吾母之行昭々白日而湯氏聚  
族數千百指誰夫不知始因家之不造委身側室欲  
乞本宗幸遂其傾情不能身見之亦有大教存尔吾

母方直嚴無偷惰容甫十七即掌家政凡帑藏園廩  
與夫生畜蔬果之類舉無廢事性極穎悟喜讀書識  
難字故吾得於釋澤者為多若大小學諸書垂髫登  
塾已能通誦且精算法自晨抵莫出納之數一屈指  
即得其悉取簿証之毫厘不繆吾父無適群嬖邀寵  
競以鮮麗相高或少乖戾交唇而毀吾母退然以高  
潔自持恬不為意親屬詰之笑曰男女之於室家本  
為丞嘗大事苟使宗緒不絕姻黨祿賢足矣焉用汲  
汲房幃之間哉且婦人之欲何厭何窮少不檢較輒  
損名敗德以虧恩義故不為也聞者悅服先一姊後

一妹皆不能育雖甚鍾愛於吾畧不假以辭色稍違其命必困辱之否則哭而不食以至累日必因長者為容扣地懇之許其更轍始獲一言嘗從容語吾曰我前元樞副家也世遠人亡降為白屋有良子孫將已墜之業維持而振作之豈得為汝家妾乎惟先父蚤世諸昆不立所以逮此觀汝諸弟母皆不類異時必至魚肉汝王公齋也不有出群之資必受其累日夕善汝將汝是望汝能進不已而宗祖默相之萬一有成不獨光于湯氏而亦有光于王氏也汝曾讀周浚之傳乎初顛之母由家之替屈節于人以生三子位皆卿相以為母榮但未知汝之所就為何如此言刻吾之骨有年今幸得沾微祿以為親養則吾母逝矣與言至此慟徹肺肝吾母既不可作吾舅即吾母也可忽之乎觀其語默動靜絕無少異然未有剛介之風而吾平昔取基于時者亦未必不由外氏來也

送南徐陳使君序

松鶴將軍領

天子之命懷夏官之符席前勳而履舊職來御是邦視事三日野翁之見幾者嘖々稱之殆不容口東谷

先生聞而異之因即其人而問焉曰子產相鄭仲尼  
寄魯莫不始謗終頌今人懸不古若反隆軼於古乎  
翁曰夫子何膝柱焉伯禽子牙分治兩國或五月而  
報政或三年而效績當時已有遲速不同之語引千  
載之下乎求師者若孔子莫其曰如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李光弼臨子儀之壘顧盼之頃旗服頓變三軍  
之勇氣可掬兵前日之兵也帥今日之帥也須臾改  
觀似不為難東谷曰晉文公反國撫其民而教之欲  
以為用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示之以  
義民嚮義矣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三日去之示

之以信民篤信矣曰民未知禮於是乎簡兵大蒐示  
之以禮作秩正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不霸光  
昭汗竹今司戎而衛民者韜畧明歟器械精歟筆楮  
清歟箠擊停歟諛諛未滅也賄賂未絕也猜疑未輟  
也狠戾未歇也求復古人之道亦難矣翁曰夫子見  
其外也而未見其內也觀其影也而未見其表也方  
君侯之委轡也嘗作兩髻而窺之其容諤其心廓  
廓其聲落其行鑿其背若負其目若顧其手若  
携其足若躋容諤者肅諸禪也心諤者釋群疑  
也聲落者無便僻也行鑿者有卓立也背若負

者荷深憂也目若顧者運廣謀也手若携者進晚生也足若躋者陟高明也且斯衆美而不成治功者抑未之前聞也始信小范老子膏中之甲兵可畏東谷曰翁言是矣襄陽水鏡其在茲乎彼易牙先得味於我矣雖然先輩有曰官怠於宦成又曰為德不固又曰事濟則否凡人處富貴權要之中不竟者多苟純此道夷險不渝他日履崇階而鍾腴祿銘洪鼎而被清絃惠及黎庶福還子孫庶不辜主上付畀之深祖先積累之厚寰中士夫咨嗟嘆賞欲企不能始無愧矣前曰夫子之言至此乃佳敬請為吾復之

送耿公子會親還浙序

泗國武莊公四世孫龍雨奉祖祠居慶州之麗水今秋領父之命會于大宗子之家以議祀事告竣還浙其親友及宗子之寮案設張以祖之盈酒于觴豐餼于俎飲間龍雨起曰某今之來愛我者多唯夫子與吾泗國通家垂六十年本末事緒罔不纖悉今龍雨還可無一言以教之乎余惟泗國值元綱解組群傑並興之時挺然以忠義自居從太祖高皇帝蕩穢寰區推誠宣力至殞厥軀曾不有毫髮介意血食茲土孰曰不宜惟公之能七郡之民

為賊魚肉久矣尚何有於子孫哉為其民者可不知  
報乎張巡許遠保護睢陽弗能全城邑振軍旅惟其  
心之至也睢陽之人逮今猶敬仰之廟前草木悉禁  
樵采况我泗國樹勲本朝上有萬年

天子之法度在兩浙之民深諳禮教視睢陽豈不太  
相遠哉子無恃其所有而輕其土地之士大夫以傷  
輿論繼今尚益乃勤隆乃孝潔其堂宇慎其烝嘗毋  
為祖宗功德之羞尔之苗裔與茲廟貌永久而傳顧  
不羨歟龍雨拜曰某雖不敏敢辱斯言哉  
皇陵祠祭署祀丞汪君南還贈行序

天地精英之氣結而不散間者必有異人出焉岐山  
鳳翥而周興沛水龍飛而漢作此豈偶然者哉當元  
德告終群雄並起億兆生靈肝腦塗地天假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出而拯之不藉寸兵  
階尺土吟嘯之間雲合風靡汎掃六合之塵發舒千  
古之氣而治教重脩典彝再叙功烈之盛史未前聞  
謂非人傑地靈鬼神默相可乎由此觀之汪氏之蹟  
可言矣方

帝之未遇也屢遭危迫寔賴防維深恩極惠剴切  
聖心故偃戈之後首以美官酬之且世其祿使治湯

沐之民以奉

皇陵之祀屈指于今六十餘年矣今

天子建中興之業固不拔之基凡在勲舊罔不甄錄而汪君以蔭子而來既拜官矣將南轅馬留守鳳陽之官與京之親友欲求數語以豔其行介余親史揮使來因其情之篤也不可復辭勉而告之曰昔漢高起豐沛以布衣而踐宸極少年嘗貫酒於武負王媪家每醉卧中輒見靈異乃相與折券以免其償向後皆食其報當時以為美談此豈今日之比哉漢高素耽于酒多失政事彼實資其過耳何功之有我

太祖弱穉雖集于蓼已有恢廓之志累見於動定之間而汪氏之母灼知必貴於是傾心翊戴大事用成下視折券於酒債者太山亮芒歟王武之後未聞顯者茲汪君讀書習禮卓然濟輩居朝廷膏澤之區且仕且學他日之就未可量也余家東湖里曾祖封王配食

太廟子孫未有能繼之者其視汪君加赧焉尚思以一節求見効於後來未知命之何如耳汪君之歸幸以此意達之於濠梁士大夫

送夏戶侯東歸序

今

天子龍飛潛邸一新政治凡百細務罔不周悉由是  
內外小大之臣悚息趨事無敢或媮譬猶揭麗日之  
光於九天沛甘霖之澤於四海鱗介草木之性咸若  
因創前日覆軍之弊尤重右職所以被甲之夫沐浴  
清化人々自奮莫不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以此觀  
之朔北之虜假息鼎鑪其亡可俟也然而大司馬少  
保于公之力為多自公之視篆也恃勢者喪氣而行  
賂者屏迹翹一材而拔一藝俱得其用部署肅然無  
復一時之風矣其選胄子也更為詳審視其軀幹較

其技能察其才畧反系不紊者始得甄錄在

朝廷甚喜得人而懷疵者病之千戶夏君適際其時  
君河南巨族姿稟豐厚視瞻平易吐納詳雅少保嘉  
之除書既出秣馬高車以戒行者將履任於朱方都  
督范公握余手而命之曰子鄉人也我鄉人也我不  
能言而子可無言乎抽毫進牘以俾勸勸勢不容辭  
乃為之言曰丈夫之寓穹壤也有其才無其福欲富  
貴也不能有其福無其時欲富貴也不能才與福偕  
而際夫時又得在上之人顧盼而引汲之不能立乎  
功名成乎事業以求報稱是自棄人也何足齒哉夏



君世祿之家。父膺庭訓。承父祖之遺風。得交遊之麀澤。歸長千夫。貪暴之名。斷無加之。以練漉深之。以智謀異日之進。庸可量乎。無以此行之榮。而自畫焉。吾儕之望也。

送判簿鄧侯之江陰序

江陰。劇縣也。土沃而民蕃。古稱禮義之邦。有官執者。最易為治。然每至轆轤糾紛。寧肘而不能理者。何哉。物害之也。間嘗求其故。馬其弊有三。縣多老奸。坐食官府。急有軍供。先餌主吏。因一而派百。彼殷富之家。預為旋斡。符牒不能入於其門。必之中常之戶。乃東

勾西引南挽北。留正數。既足。復求水陸之費。貪然之。民鄉同而望。遍矣。比至京師。一無所入於官。合邑膏腴。始為已有。繆為可駭。可愕之事。粉飾上司。曰。漂沒也。劫奪也。據有顯證。部省無如之。何勅令原所追償。又復一。徵歛。鬻肌刮骨。磔腦剗腸。小民不勝其患。赴愬于官。縣官既食其餌。動以刑辟脅之。揣。又敢出一言哉。此其為害者一也。土多。其舊有吞併之風。朝除始到。拜謁之禮甚豐。初。法任途者。偶使見之。目眩而心搖矣。少加辭讓。必曰。其大臣某姻婭也。某貴戚某葭葦也。某近侍某結納也。一語之間。禍福立

至苟無高明之見未免惜之然僚案相率入於其弊  
矣於是左侵甲乙之序道不什廣辰之界牌獄訟頻  
與公文不已為簿領者袖手公堂不能作一執見之  
人逮及敗露反被薰胥投遠徼罹橫刑後先相繼惜  
哉此其為受害者二也邑多宦族一居顯要子孫弟姪  
不離縣門顛倒是非繆迷邪正稍際際音必為周方  
駘入私門事煩公府意少不愜訕謗隨之為政者雖  
欲杜之亦豈易哉所以屢與投鼠之歎復動熏狐之  
憂此其為受害者三也他事尤多未宜緊舉交南鄧君  
以敦篤之資雅正之志濟之以剴繁治劇之才佐理

一邑緝有餘庸駁歷外府垂三十年不為傾詖所撓  
蓋可知矣江國公子吳君以妻黨之親屬一言以華  
其行僕也久疎筆硯欲辭之則勢有所不可姑述此  
以為贈且寓省勸之意云

送陳思顯歸雲南序

陳氏在江東族為最盛歷五季閱宋元至 國朝不  
少衰焉吳楚之間號為世家有居朱方者曰思賢尤  
為俊穎洪武初以豪右徙實雲南總戎而下咸推重  
之垂祿而世思賢之子曰遂初讀書有器識且遂于  
醫宣德中取來京師京師之人不問貧富皆受其施

愛之而不名至以一貼先生呼之言其取效之速且  
不再劑也景泰改元 朝廷有事于邊召民出粟多  
寡計借以武弁酬之恩顯適從南來思顯為思賢再  
從之弟則遂初世父行也歡愛之間從容謂遂初曰  
吾宗不競宜汝亢之難待而易失者時也不可數遇  
者 恩也汝其勉之苟力一逮吾輔翼之功不有成  
足光門閥凡在宗族悉易名稱其益多矣遂初不可辭  
遂初意猶未安謀之于余曰區區以一業糊口逾二  
十年未嘗窘乏一出作官此事便廢無乃捨舟從車  
自取勞乎余曰不然子才敏而行優未適于用常以  
為慙屢欲從吏而翹拔之苦三梯媒今幸有際豈非  
造物者使之然耶掉臂金門使蒼生無扎瘥之憂於  
盛治未必無所補也何必拳局市肆如轅下駒以自  
高乎且為官而醫何害於官為醫而官何損於醫行  
矣哉吾當拭目以盼清光子無太固遂初洒然未幾  
巍冠巨履來謁且謝曰微夫子吾真誤矣余方為之  
喜一日太僕黃少卿走書求文以送思顯之歸因述  
其家世如此且表其敦宗厚俗之心使六詔之人知  
陳氏之有賢後也

代謝醫士陳先生序

六氣運乎亭毒之表動盪噴薄迭為消長而人以蕞  
爾之軀寄大塊間仰而餐俯而啜寒裘暑葛驚々然  
與大化相陵不亦難乎聖人預其淫也而隄防之辨  
草木之酸澁甜苦察疾疢之溫寒燥濕審榮衛之伸  
縮弦緩而燮理之決於洪荒載在典冊俾昏者明瞶  
者聰天者壽而仆者起橫厲之氣無所干入於是天  
地位而萬物有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去古漸遠纂緒  
蝟蟻生々之流不得不楷然後扁鵲華陀張仲景之  
徒出探索奧旨克拓微猷乃有青囊阜笈之書回生  
起死之術其妙窮矣若陳先生蓋得此歟先生家潤

之金壇以茲道鳴世者十有餘葉至先生尤闢大之  
凡診視砭熯之功汗導補泄之宜靡不精到猶甘蠅  
之箭不虛其發張鷟之文必中其選何神効如此乎  
東谷公子襄武東甌王孫偶失節宣墮于危殆親朋  
獻効者百狀公子介而弗納徐曰瘳吾疾者其陳氏  
乎延而問之先生曰疾劇矣弗速且不可起乃分以  
赤七飲以青麩頃間疑者渙然積者泮然滯者逍然  
矣公子心感厥德命為文以敷休實余耆漢和帝時  
有郭玉者得洛翁秘法為太醫丞療貴人疾時或不  
愈召詰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醫之懷怖攝以承

之故其療有四難蓋自任意而不任藥一也持身不  
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今公子  
出自勲戚不為不貴矣而先生愈之甚易何哉蓋公  
子讀書尚禮不以尊高自處先生復以友道相接而  
無怖懾之心雖有四難而療之易反掌耳意技生  
之術洪矣其德崇矣與世之懷先拔慾者不同矣余  
何言哉將見調元鼎而濟群生幹化機而揚大烈尚  
希醫國巨手痊我泉石之膏肓不識可乎子厚公子  
遂不辭而書以歸之

演雅心聲序

說詩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苟志移於內境接於  
外雖聖人不能默理與心合趣斯生焉事與情通聲  
斯出焉如絲之入綜而五色彰笙之納簧而五音暢  
又如列宿在天小大疎密各有司存不可紊也一髮  
之差一毫之變曉乾象者自能察之不可忽也作詩  
者亦然蓋詭經之肯體固而貞用通而博事該而覈  
辭切而融意切而孚音疏而越語圓而活情會而舒  
篆整而不塵機絃不露不汚不薄不汎不迂從容中道  
一唱而三歎若大羹元酒味在嘗先美劑良砒效存  
治後豈淺俗者能之蓋世有治亂時有盛衰士君子

所遭不同而所發亦異况目前之事倥偬輻輳千萬  
其狀支吾之不暇勢迫威凌言攻力挫歸退不獲進  
愬不由舉天地間無一知己之人鬱鬱然槁死三尺  
蒿下尤非所堪詞之迫切音之悲愴有激而然歎廢  
歌之美誰不欲之未易言也區區性酷嗜詩垂髫肆  
筆踰四十年類河伯之望洋罔知攸暨業益以荒功  
不加進駸乎不知老之将至近得鳥獸蟲魚有閔  
於教者三百六十為百八十聯一字不復而各畀以  
名或因舊或更新務合己意而措乎辭加以斷制七  
情六義自有不能違者庶與古之詩人不悖而春秋  
之蘊亦少發焉若夫僭妄之罪則不能無也

歲癸未嘉平月之既望東谷老人自序

東谷遺藁卷之七

東谷遺藁卷之八

記

容軒記

器不宏者所受必不廣坎不深者所蓄必不克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士民之行此而已何以實之紛之浩浩林之樞之克物兩間自生自育自壽自夭曾不足以撓其虛輻輳倥傯閭闔錯鑄一日萬機自理自化自經自治曾不足以蕩其真跬躄譎詐狂狠饕餮交接四体自恃自戾自紊自乖曾不足以亂其正是以君子体天地法聖人以足夫士民之行匿瑕瑜

汙川澤歲疾山藪而含其垢焉若孫畧之緇張謂之  
麥庶人也宋就之瓜陽城之米守令也劉寬之服  
吉之裊韓琦之帶宰相也齊桓之鈞晉文之法禁莊  
之纓諸侯也漢高之封齊文帝之下粵唐太宗之舍  
狂宋太祖之旌直帝王也豈特此夫唐堯之於許由  
虞舜之於善卷成湯之於務光武王之於伯夷果何  
道哉香山胡恩裕有志於先民寬大之學名所啓之  
軒曰容亦佩素佩絃之意招予記之不吞而告之曰  
王通以無辯息謗無爭止怨終身不近於侮量若斗  
然後可以登十升量若斛然後可以加十斗量若海  
然後可以歸百川量若天然後可覆大塊量不及斗  
不足以言斛量不及海不足以言天又寧知天地之  
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夫是之謂容勉而弘之近道  
矣

振德堂記

世之人有一竒貨必十襲而珍藏之以為子孫千百  
世計殊不知顧盼之間已為他人所有而所期者曾  
不得一經其目此無他好乎外而不好乎內也有識  
者其知之矣乎弗父何小心勤力以脩其身則三百  
餘年而得孔子后稷棄積功累仁以訓其民一十五



代而得文王其下則陳太丘荀朗陵鍾林慮之派簡  
策所書前後相望豈數君子之智不衆若哉夫騏驥  
舉足千里而駑駘鞭捶不前大鵬奮翼九霄而斥鴳  
搶榆而控物之適均而趨異者如此矣浦錢氏錦樹  
之枝也由七世祖邁出守通州其子朝奉避虜而南  
卜斯土而居之範俗以禮治家以勤行已以忠接人  
以敬鄉曲之內敦篤之風隱然葉葉相承不少差忒  
逮乎寬洪昆玉愈光大之一門百口庭無間言東西  
七十里無爭訟焉常食不過一菜而妻子殆無完服  
可不謂之賢乎近構一堂為會宗族鄉人之所由宗

級棟而不施黜堊內宏外敞而覆之以茅在今視之  
極為古朴消吉而落招予飲焉求題其扁因爵而頌  
之美哉輪奐歌斯哭斯不墜先緒二難有之請命之  
曰振德而復規之曰羊舌大夫之族豈不大哉而食  
我敗之若教令尹之宗豈不勝哉而越椒壞之故成  
如升天墜如燎毛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先哲之丁寧  
告戒顧不重歟繼茲以往居其第者咸德其德可乎  
群英同起一辭曰妙徐而筆之以觀其效

進齋記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人雜然處乎其中享道而用

寶衣食牝牡以遨以嘻曾莫能稍裨參贊之萬一留  
買老死恬不知愧譬猶禽獸然喜則挨怒則搏強飽  
其弱大厭其小聖人者出立綱陳紀建賞標罰傷彝  
戮倫則有常憲而民始賴焉不然殲滅盡矣近世摧  
家稍復如此聚惡歛怨無少休歇殊不知長鯨大鯢  
出沒杳冥揚鬣海簸掉尾山摧吐氣若雲煙噴沫成  
風雨飢喉一噉水族盈舟可謂壯矣一旦勢窮蝼螳  
食之以蝼螳視鯨鯢豈不遠哉夫運化推遷極而必  
反理自然也所經數族莫不以此告之獨於錢生有  
感焉生派出吳越慈善詳雅雖口無減否而心甚明

白以父情好於吾曉暮趨承甚相親洽乘閒從容請  
曰願年歲頰長殊乏隱憂括鄉先生昔以進字見許小  
童道成幸望勿持齒牙餘論而汲引之願也拜而不  
起者再因笑而語曰生知之已乎夫進欲進乎聖賢  
之學也性亦之理也高明之域也造化之奧也非世  
所謂一第半級十錄五兩豐資厚產錦衣玉食也因  
以前言戲之而慨然作色曰是吾親之所大惡者願  
汝等後汝功先事少矣耳之所濡目之所染皆與州  
國俗有相懸凡一斗一秤稍差星撮亟取而壞之哭  
於祠堂易之而後已香山已東福山已西酸辛甜苦

靡不周知婚喪凍餓則給之橋梁社廟則修之老幼  
無告則撫之鄉黨有過則勸之故得官訟簡省人知  
禮讓寒家恃此以安願所欲進特進乎此而不能進  
乎彼也茲復蒙以四長惠焉雖甚駑騫亦何敢不力  
哉驟而聞之矍然驚悚撫掌而歎曰生乎々嚮者  
知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也苟如是武肅為不死矣  
老夫何惜典衣沽酒為錢氏慶因取策而書之

節菴記

水火常御之物苟不節則殺人衣食常湏之物苟不  
節則傷生行歲常守之物苟不節則納侮言語常謹

之物苟不節則招禍天地古今萬物萬事未有不節  
者天賦生覆地賦形載故天節之以氣而地節之以  
候日月星辰經緯于上而以晷度節之山林江海絡  
繹于下而節之聖人之化節之以理帝王之  
治節之以教士民之行節之以法水至流也而防節  
之馬至逸也而轡節之藥至毒也而方節之酒至烈  
也而禮節之是故君節之以仁臣節之以義子節之  
以孝父節之以慈朋友節之以信長幼節之以序夫  
婦節之以和男女節之以別由此觀之天地古今萬  
物萬事豈有毫厘不節者哉若夫二分二至一往一

來陰陽之道也宣而不節則六淫生焉災沴作焉乾  
坤不得其位矣百辟百揆九御九卿官家之道也庸  
而不節則七政墜焉綱紀紊焉尊卑不得其序矣男  
制乎外女制乎內剛柔之道也齊而不節則門戶索  
焉禍亂萌焉僇順不得其正矣下至養生之流怒而  
不節則敗肝喜而不節則傷脾色不節於目必昏聲  
不節於耳必聾財賄不節則窮精神不節則死豈細  
故哉所以先覓之民法天象地履極居中措大宝於  
無為體洪鈞而立化尚慮聲教不永假手素王而成  
之彖象於易表則於書勸懲于詩損益於禮樂褒貶  
於春秋為萬世模範所以陶鑄乎斯民也暨陽高誠  
伯有志洙泗藏脩之所適成請記愛其資稟之高恐  
流豪宕因其號而擲之庶趨辭求理知所歸焉

頌學齋記

人之處世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靡不欲尚之於人至  
其身德有未足行有未逮功業有未成聲名有未著  
亦欲尚之於人而不能得尚人之方必欲得之合天  
學而何為哉或貧不能學富不肯學賤不遂學貴不  
暇學幼不知學老不及學然則孰可學歟是天地之  
間寒暑無學者也苟無學則造化何以窮政教何以

出鬼神何以祀民命何以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舉  
不得叙是謂三綱淪而九法斁人將相食矣聖人有  
憂之既設庠序教之又張爵祿誘之復加廉耻勸之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然後始得一二賢者而庸之復  
有不脩其德不顧其行不重其功業不愛其聲名者  
縱四橫三進寸退尺幸有其成亦難矣無錫魏彥修  
家子茂之年方弱冠精敏勤健可嘉嘗偏一齋曰願  
學以余多穀一日求其方焉因告之曰聖賢之道正  
大光明苟能擴而克之則可以靈萬物而脩三才其  
緒餘是以為國家土苴足以治天下權謀術數經濟  
文章不必言矣且將遡伊洛之源而追鄒魯之轍鑄  
顏淵而雕有若又何公西赤之足慕乎勉之哉無貽  
父母羞

平軒記

天地如置器尊卑有定位焉傾之則危日月如轉丸  
往還者有常度焉逆之則悖造化如攻冶妍蚩有素形  
焉偏之則尤造化之形尤於偏則齒者角足者輪裸  
者毛而動者植亭毒斯垂品物斯亂矣日月之度悖  
于逆則燠于寒曉于昏沴于和而夷于夏渾儀斯舛  
四序斯紊矣天地之位危于傾則臣乎君子乎父賞

乎倭而誅乎賢明教斯戕九疇斯壞矣韓子曰凡物  
不得其平則鳴苟平之則不鳴已乎此非知言者也  
上下四旁之宇古往今來之宙何有一毫之不平哉  
不平聖人斯平之矣故伏羲平八卦神農平五材軒  
轅平九鼎堯舜平典彝禹稷平水土湯武平禍亂文  
王平四國周公平大禮孔子平萬世斯理勢之自然  
非因其鳴而平之也奚川錢理平號平軒與余寂善  
間嘗問之子有意於平乎民之不平久矣商君以來  
井田既廢富可敵國而貧不聊生倉鼠甚肥而耕牛  
骨立若之何其平哉理平曰吾亦自平而已何有於  
物乎嫉夫世之不平者豐入而嗇出小往而大來  
人而厚己也故吾內欲心平外欲体平坐欲几平行  
欲路平水欲舟平山欲輦平泥欲橈平陸欲車平交  
易欲斗秤平事務欲裁品平親疎欲衣食平內外欲  
規矩平如斯而已吁子可謂獨善其身者也諸葛武  
侯躬耕南陽已有弘濟蒼生之意范文正公嘗言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孟子推伊尹曰一夫不得其所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前人之自任如此方今  
聖人在位俊傑登庸四海九州泰山磐石平之又平  
號曰太平斯丈夫揚眉吐氣之秋其以陳平社肉享

吾民乎勿似少室山人堅坐而索價有負斯文也

益清軒記

無錫華祖芳傲睨於天地間不少假借士有被其容  
接者輒相私慶中都湯徧勸過而見之甚極歡愛指  
楣間二字曰為我敷其義徧勸領之因謂祖芳曰水  
之清也遊魚患之鑑之清也醜婦嫌之好惡不同如  
此子欲清其柰不清者何李膺范滂欲清天下當道  
者忌之巢父許由欲清耳目趨時者厭之貽子數語  
其長者摘烏夫枕流漱石釣雪耕雲見駭為朋麀鹿  
為侶芥千金篋萬鍾浩一乎一世山林之清也子欲

之乎曰不為也治官如家視民如子去貪遠暴恤  
問苦弊冠服薄滋味不以薄書為能州縣之清也獻  
納公品裁當四海之內肅然廊廟之清也子欲之乎  
曰不為也汾晉為藩閩閩為戶伊洛為庭鄒魯為室  
膺道德而服仁義平其心易其氣遁世而不悶聖賢  
之清也子欲之乎曰學而未能也嗚呼伯夷沒廉耻  
之道喪原憲死奔競之風成今子起千載之墜使昏  
濁者不得盡夫情其有功於名教乎勉之去其  
隘舍其介斯益矣祖芳曰諾

永福菴記

福美物也含齒戴髮非狂病惑心者靡不欲之其見於經曰永膺多福以介景福永受胡福洪福齊天大福不再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反復申明豈有他哉大雄氏之教被于東土千有餘年名山大川占據畧盡金容玉相觸處洞然誦其書習其法十倍吾儒晨香暮灯豐濟博施與天地同其悠久固有與替時有否臧其尊自若也非永福而何庵初於大德厄於兵燹瓦礫無遺

皇明啓運治化一新錢氏兄弟國器時用相與謀曰佛善人也欲善者其可忽乎遂傾橐廩度地相材

以果龜筮駭人心曰高卑廣狹視昔有加復求有德僧伽以主之其公寔膺是選無何以老疾終二徒尚幼欲經祠部難於考覈涕洟彷徨意在捨去國器曰有屋無人可乎時用曰松岩壽公敦厚士也肯可與吾舊矣必不忍拒也請逆以來令彼師之必成法器也已而果然永樂間時用既沒顧氏女追念夫妻情好恐致沉淪召其二子友仁友義曰汝父為人未必造惡吾心自不安也今斯老邁無所復為奩具之類一皆付汝用成吾志勿違也乃鳩工計直重造普門聖像一會以表素心曰菩薩願力宏深能濟諸苦死



者有知不憾矣其地相遠約三十弓至今為錢氏香  
火院

頌曰

象教東流一唱百和鳩張踏結牢不可破天上天下  
惟彼獨尊菩提妙果啓覓群昏清淨法身光明實相  
在之處之靡不供養武肅聞孫國器時用德性謙和  
威儀簡重恤祀起廢兄允弟俞一念之存終罔或渝  
指粟於廩揮金於橐匠巧材良踰旬告落主僧既浙  
二徒失衣走祈大德俾獲攸歸是天弗吊災及善人  
主婦悲感莫究何因囊篋再捐工師入募或土或木  
以雕以塑粧嚴具足遠近皈依漸骨磨日增月長  
考鍾斯旬伐鼓其鏜朝恭暮禮祝壽吾  
皇鏡之相照灯之相續本支百世同受厥福

東谷遺藁卷之八

東谷遺藁卷之九

書

上大司空周公書

恭惟閣下

五朝元老三代遺賢体道不違救時如

渴惠政洽於數路仁聲溢於八埏轉餉多勞拊循盡  
力升堂聽訟恒虛召伯之懷開閣延賢屢握周公之  
髮殘膏剩馥沾被後來悠響緜陰流傳遠徼海內之  
士立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不知其幾年矣亂勳久  
蒙大造未復殊恩雖脫樊籠猶居涸轍私念命途多  
舛心迹曼蓮綠髮將衰赤心何補然憂

君之念死不能灰報虜之心生期必遂曩者  
翠輦蒙塵白旄棄野妖氛內逼勇氣外淪嚼齒入齧握拳  
透掌恨不翼其肱而啖其足飛墮賊庭殲斯醜類蹴  
平敵壘翦厥渠魁緬想其由亦有來矣已成姑置既  
往莫追而未萌之患將作之幾其可不思其可不慮  
我知而不言則不忠發而不當則不智閣下左轄大  
臣受

國重寄苦心焦思冒暑衝寒汲、遑、晝夜不息者  
果何為乎亦欲安天下而利生民也不揣蕪陋謹獻  
時宜二十事伏望捨其所短取其所長開胸臆以涵  
容莫惜齒牙而汲引剔鏤瑕類齟齬荒踈  
奏而行之實區、之願也所有合陳事宜隨書疏列  
以上不勝戰慄兢悚之至謹伏閣以言

任將

國家之安危視臣子之能否苟得其人雖危可安也  
苟失其人雖安亦可危也子責在孝臣責在忠不忠  
不孝與夫忠孝者常均顧君父區別委任之何如耳  
理國難於理家勢使然也世治則尚文亂則尚武然  
求文則易見求武則難知何則大篇長章鋪陳於軒  
陛之前授之以政不旬日而迹著矣至於統百萬之

師以臨敵境少失機籌則洒血盈川枕骸遍野噫可  
輕議哉夫將國之利器不平則以剗削削去其殘暴  
生民可恃以存欲一內外兼備始終不渝之人每為  
國家難之其道有五一日智者慮人之所未及知  
敵之所必由張羅而待之使其可入而不可出以收  
萬全之功薛公之料黥布蹇叔之戒孟明趙涉之說  
亞夫陶回之諫庾亮是也二曰信者以忠貞自持  
以禮法自處泰山前崩而不忽震澤後陷而不疑尅  
期而會失律者刑文公之捨原穆子之違鼓馬謖被  
誅而不敢怨荀偃受擊而不敢辭是也三曰仁者

服諸帥以德懷三軍以恩不殺已降不隳成務鄧禹  
之平陝右曹彬之下江南羊叔子之守邊王忠嗣之  
撫衆是也四曰勇者見義而動視死如歸不屈志  
以邀功不矜已而傲物長驅直擣所向無前岳飛之  
摧兀木關羽之刺顏良黃蓋之火攻馬隆之車戰是  
也五曰嚴者賞不加於有特罰不及於無辜立法  
而繩之令行禁止一出於至當雖誘之而不敢犯李  
光弼臨子儀之壘司馬懿羨諸葛之營孫武之戮罷  
姬穰苴之斬監將是也行路之人問之以兵孰曰不  
知其真知者幾人知矣其實能者幾人能乘其見危

授命聞善服膺者又幾人吁殷得伊尹而與桀失之  
而亡周得太公而與紂失之而亡利害所關非小  
也蓋嘗論之國之有將猶山之有虎豹水之有蛟鱓  
也苟有焉孰敢輕入而易犯之往者邊患初作區  
也先一醜虜耳而敢肆然無禮縱兵深掠畧無顧忌  
豈非欺我無以應之乎是猶山水而乏虎豹蛟鱓也  
幸其大敗而返不然復有卒難言者靜而思之豈不  
為之寒心哉今夫閭巷之人相欲為毆必先計彼強  
之與弱苟有微長方敢一角况以萬乘之尊而蹈  
乎不測之淵主將曾無一言以及之者亦可愧矣為

今之計宜就府兵慕德隣敵畏威者立之隆其爵而  
重其權闢其威而弘其畧時加錫賚以獎激之養其  
英銳之氣無令傾巧者而侵侮焉則庶乎其可為也  
簡兵

三代之兵不仰給於有司而自為衣食充其役者莫  
非齊民之民有禮義以栽培之有廉耻以淬礪之生  
相顧而死相恤統御之人又皆純篤君子養之有素  
而訓之有方沛然之勢孰能禦之雖然要必以寡敵  
衆以逸制勞可也何則商辛億萬之臣其心各異周  
發三千之士厥志攸同以是推之兵豈在於多乎顧

將之制馭調習何如耳晉文反國欲有事焉子犯曰  
民未知義於是勤王示之以義曰民未知信於是伐  
原示之以信曰民未知禮於是大蒐示之以禮作秩  
正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而霸由秦以來井田  
既廢為兵者乃黥刺遷配之流平居風無耿介之性  
司戎之官又從而捃尅之變犯之無忠愛之言以勸  
誘之不安行伍亂而還鄉輒鈐繫之來與繫囚無異  
妻孥敲隸手足胼胝欲其死事不亦難乎甚者長解  
迫驅中途物故官府文移曾無虛日所以兵民俱困  
財用不能豐也又等新募輕儇尤為無賴士風不競  
客氣易消稍近敵鋒靡然而退虛糜賞給不獲其庸  
自靖難以乘四十餘載民物阜康兵戈少試為將  
者但知錦衣玉食侵月糧納歲辦助禽荒供馬料而  
已耳曾有一謀一畧以及遠乎遠夫扈 聖出邊卒  
遇禍變拋戈解甲束手就擒殆前人所云肉食者鄙  
也為今之計宜汰其怯弱者俾歸於農子弟之中推  
少壯者代之戶無人丁者別議之兵嫖久暴其操京  
之士能無懷父母而憶妻子者乎一旦漕餉不敷減  
其常食其怨何如必須分為數番輪流而進可也見  
卒苟無實用則分遣廷臣忠諒而庶恕者晉楚豪強

周齊雄健每衛撤十之二以新軍補之全家致之而  
前豐其路皆腆其歲計命寬人者統之集天下拳師  
而教之授其齒鏃之方迎刃之法批亢擣虛之妙應  
金合鼓之宜然後肆之無一不當百矣

求才

甚矣才之難也麒麟鸞鳳欲致無由鸛鷓鴣鴟不求  
自至間一有之或匿於遐陬或翔於寒廓非羈勒  
可縻樊籠可畜羅網不能加機穽不能臨尋常芻粟  
又不堪死其欲然則柰何必也聖人在位至德宏敷  
信及豚魚化行蠻貊始應瑞而臻矣卓異之士亦猶

是乎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市井或寄於江湖或陷於  
囹圄非明君賢相有以出之卒填於溝壑耳出之  
之道何如彼飽經濟之學富韜畧之才文武兼資用  
捨咸適曾中所蘊振之為事業繼之為文章秉之為  
德行措之為法程不假外求所負者重故所待者亦  
深不為詭遇苟合之行求媚於時其出處必閑乎世  
運之隆替其出也有四焉其不出也有四焉魯倫之  
責其在斯乎君臣之義不可缺也出矣四海困窮不  
能坐視群黎昏墊吾其拯諸出矣國有大難所恃皆  
非天下傾危吾將不免出矣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懷

室迷邦士之所疚出矣然不得其時不出也不行其道不出也招之不以禮不出也待之不以恩不出也竊嘗論之國之務才猶釣者之務魚也餌之小者所得亦小餌之大者所得亦大有餌之以蚘以蠹者有餌之以豚以鯨者絳灌之儔餐蚘之魚也衛霍之儔食蠹之魚也褒鄂之倫伺豚之魚也韓彭之輩希鯨之魚也又其大者轉身溟渤掉尾盪崑崙吐氣作雲烟噴沫成風雨非力可致而聖人身下之斯殷湯以心餌於莘野周文以心餌於磻溪也下至蜀秦之王待孔明景畧之意其亦庶幾近之有司但舉一才

而翹一藝恃之然德色萃於其面甚者多方以難之強辭以折之持此欲收天下之賢猶鑽冰而取燧其亦難矣以禮求之尚懼不至况求之不以禮乎科舉之法承平盛典比因不才之徒懷挾舊文以圖僥倖致所司闕防太密去衣搜檢辱近囚徒有志者殆不能堪未行之先提調御史豫加小試減否已見何至如斯此愚所以深感而切憂也為今之計宜督邊按察史用心推訪遇有真才實學之人堪立事功者重禮待之喻以朝廷深意令其互相推引搜而羅之其短從長加以恩遇俾殫厥衷不然恐岩壑之人



以高潔自居者終不可得而見也

### 制敵

無兼人之勇不可以凌人有禦寇之能始宜乎入寇  
兵終具數將只虛名誠詐弗知進退失據遇強則避  
見利則趨然而不敗者愚未之聞也制敵之方先揣  
其意欲觀其勢而加區處焉秦之能吞列國用此道  
也列國惡戰而秦好之稍不能支求和以免求之愈  
篤戰之愈勤其不思歟烏獲任鄙秦之力人獨與相  
持斯則不可其師十萬盡獲鄙乎彼有我亦有也我  
無彼亦無也何惧之為女真始終因此愚宋亦始

終因此自愚也人之勇怯固不能齊有當猛虎而立  
者有遇飛虫而遁者相參而處或可狃焉殆栢孝長  
所謂勇可習也親衛之卒顧今不少苟能入之以恩  
開之以義去其餒氣宣其勁風豈不堪逞若因憤輕  
舉致妨大功兵家之戒也昭烈耻關羽之致速兵東  
下因乏長策幾喪廢軀為今之計先宜息民以阜吾  
財次宜練兵以張吾勢塞其隘而斷其衝實乎城而  
清乎野虛心撫世養力俟時稍待天意之回然後出  
其不測迭為數番窮追而極禱之大抵羯奴性如鷹  
鷂其德於寒其疲於夏其利在速其患在遲彼疲我

往彼健我回彼去我追彼來我禮往回數十彼將告  
勞一鼓而前可以必勝吳之肆楚隋之徂陳豈外是  
乎如此則三軍不激而自厲萬姓不惠而自知矣皇  
天無私惟德是輔虜有何德以逮此歟竊嘗反覆思  
之彼蒼非因酷厭姦佞所為假手強胡致累 乘輿  
乎然父母之讐言不共戴天主厚而未能死尚忍終身  
坐視哉區區之論至此亦欲先 社稷而後於君耳  
夫豈不知速行之為愈耶

垂信

天之高也地之厚也王者戴高而履厚巍乎萬民之  
上為天下之準則一言不誠一事不實欲黔黎之不  
浮偽是猶背燈而取照塞井而求泉其可得乎君臣  
交孚氣類相感理自然也天以日月示信地以江海  
示信人君以威德示信日月也東升西墜冬短夏長  
三尺童子立晷而測之不差分秒故光明普被終古  
不移江海也深旋密運潮退沙生一介小人焚篆而  
試之不失毫末故豐沛大含瞬息不虧若夫帝王臨  
御一語之出嶽轉山回一法之施神競鬼懾林林  
搃倚之以死倚之以生豈輕易哉操舟之徒寰區賤  
役而能犯驚濤觸駭浪畧不為之懼者有所恃也常

須之具若舵若槳若篙若橈俱不可缺逮乎楊侯肆惡  
颶母騁狂顛顛騰鯨鯨出沒穉摧擄壞篙折舵搖必  
將舉石而沉之庶幾可以少安不幸齒決鼻穿鏤開  
纜絕不覆不止天下一舟也禮樂刑賞行舟之具也  
信石也排空怒濤躍波險怪水旱災荒渠堑劇盜也  
是皆尋常不能無者在處置之何如湯誓曰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陸宣公諫  
唐德宗曰言必顧心必副事或未致則如勿言  
一虧其誠終莫之信此之謂也周幽王驪山舉燧本  
欲褒姒之一笑何意犬戎禍作諸侯莫前卒至身死  
國危為天下笑其幾甚微其害甚重不可不慎齊桓  
公冒雨而出恐失信於虞人也晉文公棄城而還恐  
失信於士卒也况皇極之主乎方今  
聖人纘承丕緒文德武功光隆前古邇者 玉音始  
降萬姓欣以爲不世之遇也而輔世諸老又皆貞  
純碩亮復洪武永樂之治猶反掌耳區區泛言至此  
豈非欲遏之於未萌歟苟群聽之不惑惟  
上命之是從何患乎胡塵不肅也何慮乎民風不篤  
也政教不嚴而自成法令不成而自行矣

立威

虎將搏也先蓄其怒龍將奮也先肆其剛鷹將擊也  
先張其勢王者欲大有為於天下也可不昭宣其武  
勇乎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書云威克允濟愛克  
罔功此之謂矣齊威王叢脞之君也政事不立鄰國  
交侵感淳于髡之諷封即墨而烹阿發兵四出天下  
凜凜漢文帝仁厚之主也嘗與匈奴和親逮其背約  
則赫然震怒躬御戎服馳射上林講習戰陣後人  
仰之夫霹靂之轟車也有時而能擊人然聞之無不畏  
者豈一一而盡擊之乎波濤之作也有時而能溺人  
然見之無不惧者豈一一而盡溺之乎苟霹靂波濤

終日擊焉溺焉人將耳熟而目慣畏懼之者鮮矣  
今上皇帝嗣大歷服雄謀獨斷度越累朝覆軍之餘  
帝緒搖々人情洶々首扶賊臣而斃之百辟快心群  
黎健體向之趨附炎々者膽落魂飛區々聞之不寐  
者連夕謂非如此豈足以戡禍亂以固基圖

太祖

太宗

列聖在天之靈喜可知也尚冀緝熙峻德極天罔墜  
体召公告康王之意而加勉焉肅心膺之臣厲爪牙  
之士甄別薰蕕創懲蒙蔽運深遠之謀施久長之計

洒唐祖一時之辱復齊君九世之讐言負德孽胡悉殲  
類恃恩權倖永絕遺踪振舉宏綱聿修廢典收再造  
之功為中興之福實生靈之願也

### 重權

大哉人主之權不可以不之重也古之帝王垂衣裳  
而天下治者得治天下之道乎今夫天神化無方眇  
微不測殊分萬彙總攝群機風雲雷雨之官奔走聽  
命而真宰獨運玄樞以收乎作歲之功生者自生殺  
者自殺角者自角翰者自翰裸毛者自裸毛鱗甲者

自鱗甲而天不知也非不知也其亦不待於知也小  
而一塵之微一息之頃大而古今之變霄壤之懸曾  
有出於範圍之外者哉而人不知則曰天亦無為而  
已然非吾之所謂無為也使天不以宏綱自持風雲  
雷雨之官或失其職則亦不謂之天矣風雲雷雨之  
官各親乃政風而風雲而雲雷而雷雨而雨彼實不  
知何者宜風何者宜雲何者宜雷宜雨也而天終不  
以斯妙泄之於風雲雷雨之官風雲雷雨之官亦不  
敢假天之威有所私於其間也人君之道亦猶是乎  
考竅精詳銓衡允愜退黜貪鄙登崇俊良天官之職

也版籍清明滋育蕃盛野無棄土廩有餘儲地官之任也四夷之貢百辟之儀納妃尚主選士度僧春官之政也諸將盡材三軍得所邊陲謹敕驛傳精嚴夏官之事也教典宏敷刑書不濫鞭笞停息牢獄空虛秋官之分也橋梁端整器械精明群工並趨衆務咸舉冬官之務也若夫振舉朝綱肅清憲度繩愆糾讞擊惡摧姦霜臺之責也申下情則有通政敷上意則有翰林掌祭祀則有太常蒞平反則有大理其他胼手瘃足以勤王事者不可勝紀天子深居九重運其機宏其化以收乎治平之功太

阿之柄不以假人前史有之曰夫權在朝廷治女閣亂在宮闈亡豈泛泛之言哉

### 審勢

善治天下者先須識天下之勢何如損益而抑揚之煩則濟之以簡猛則濟之以寬弱則濟之以強紊則濟之以理此人事之極致而王政之要歸也譬如醫者之精於藝也不泥法不執方不徇俗惟推其受病之由而施汗導補泄之功焉古稱醫國然則國有何疾而醫乎其不審歟由四海之內九域之間而論之大塊一身也京畿心也齊秦楚越肱與股也兩廣三

巴八閩百粵手足之指也一方驚恐諸路動搖故一  
心恒運乎四体：：恒衛乎一心：：無少恙四体便  
便体有微疴一心惕：外禍交作而中不知然而不  
喪者幾希矣歷代之病請得備陳夫身軀磊落精血  
強盛上實下虛少滋多燥群邪債與一蹶不起秦隋  
之疾也六脉安和三焦通暢雖遭重毒猶可復生西  
漢之疾也風痰壅膈水食絕咽強入藜蘆卒成榛梗  
東漢之疾也厥陰驟作微火不勝熱藥繞施禍根斯  
起西晉之疾也大汗之餘真元未復恣彼荒淫俄成  
沉痾東晉之疾也情慾過肆膏梁大豐偶結一癰變

為百痛李唐之疾也鬼祟交纏神竟失據呼巫召覲  
屏子黜妻六朝五代之疾也夙鍾痔瘻力加剗剗小  
患雖除大憂適至趙宋之疾也四肢不固五臟恒虧  
二豎交攻三尸競竊胡元之疾也我朝則異於是  
宰相專權也永革其官外親干紀也不令預政同姓  
有封而無土都司有銜而無世是數者皆難治之疾  
也而一旦去之置天下如秦華之安雖唐虞三代之  
隆無以加矣惜乎猶有纖毫未盡致  
上皇車駕之羈留耳方今虜患隴右為尤速宜分遣  
智謀之將勇敢之兵豫為遏防免受衝突狡猾之奴

殆却此而攻彼偶失救援其地非我有矣可不精思而熟慮哉

### 息盜

天下之盜有四一曰無恒二曰無所資出無所賴肌膚迫切廉耻喪亡始攘一鷄復攘一豕日日月習志化心融情慾所安不復顧憚遂至淪胥焉二曰無良三曰者天姿狼戾氣稟剛強禮法難拘鞭笞不畏飲酒宿娼賭錢遊俠囊橐不供穿窬是作呼群結黨粉面墨形遂至蹶張焉三曰無識四曰者藪麥不分薰蕕莫辨以妄傳妄因頑及頑揮鉏弄挺縱火

磚窳伏村墟苟圖朝夕網罟且免甕盎金魚出則畏刑處則難追遂至夷滅焉四曰無聊五曰者烝爾蒼生春蠶然赤子官吏誅求雄豪吞併田園罄盡村軸空虛父母流離妾奴汗辱公論莫伸私仇用復結聚狂徒解摠積憤遂至昌披焉原情定罪可殺者少而可宥者多云何苟牧民之官有以開導而制御之寧復至於此哉所以古先聖王知人之情性有不同者各因其材而用之俾不失所匪獨全乎天地之仁抑亦永乎社稷之福耳竊嘗論之漢光武之勳臣新室之盜賊也唐太宗之勳臣隋室之盜賊也殆陸機所謂



世寧有白頭之賊耶吁蒼鷹赤豹肉食之物也與之  
芻粟有死而已能撫養而調教焉使之攫鳥而搏獸  
其不盡力而奮者鮮矣然必謹其修籠時其飲喂馴  
伏其躁妄之心而後可也為今之計宜令有司置立  
簿書審鄰佑遇有抗違庭訓者凌犯國禁者生無依  
藉者聚飲群博者樂逸恣淫者詭隨陵轍者滅裂雄  
肆者錄而記之數加點視待以不死 朝廷卒然用  
之皆精銳之兵也

### 養民

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統之師以教之令遂  
其養生送死之道知之恭入孝之道居有室戶出  
有舟車農有常產士有常業工有常藝商有常經無  
或作為竒技淫巧以亂齊民冢宰制國用於歲之秒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每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次  
食八人次七次六下農夫亦食五人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  
水旱民不患也商君以來井田既廢富者有積廩貧  
者無置錐囊篋一空差科四出虎狼磨其牙虺蝮鼓  
其蟾俾吾民之脂血腦髓一克於惡毒之腹有識者  
不能不為之動心也今為黔黎之害者六不可不之

論也退役隸兵罷閑胥史直房書手出官替身遊食  
僧徒火居道士不諳耕鑿惟務貪饗舞文弄法極詐  
窮奸挾持官府把持鄉村教唆詞訟招納逋逃小則  
索需酒食請騙貲財大則造作妖言結交黨與為異  
卜之患者曷可勝言又等新度白丁絕無禮法口稱  
太監門徒番僧法嗣糜費尤繁賊淫愈甚率心縱肆  
炙手重炎試觀近日天下僧徒何止十萬日食三升  
歲衣五疋耕夫織婦絕許能供欲民之不困終不可  
得也蓋財出者有限而用者無窮為今之計宜令有  
司勘彼無功而坐食於民者量口以畝授以不墾之  
田仍給牛具種子使自為食不悛者徙之於邊僧道  
亦行沙汰無實行者遣歸於農額執戈戟者听尼姑  
女冠併令還俗如此數年財不豐而力不足愚不信  
也閭下理財之官富國安民之術溢於胸臆豈容復  
置喙哉雖然征夫之言聖人擇焉亦區區之謂也

辨姦

妬婦墮宗由憎妍而怙寵賊臣亂政緣嫉善以邀功  
所以明哲之君疾之如讐厭之如疢窮推而極治之  
投畀虎兇擯諸戎夷不使蔓延於中國也蓋嘗論之

奸人之蠹於國也猶竊蟲之隱於木乎听之微有其  
聲視之夏無其迹日往月來年深歲久不覓梁之摧  
而棟之壞枕之盡而楹之空吾人不被其壓亦幸矣  
時人豈不知鳩毒之可畏蠱惑之可患哉難逃其術  
偶中其機耳何則意猶未及適意之物先至矣言猶  
未與合言之事先達矣譬如飲醇酎者吐腸熾胃不  
以為苦嗜熱炙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非有超拔之  
才洞灼之見何能脫此扁鑄哉人之厚貌深情固未  
易識然以理求之其庶幾乎可知矣比若王安石新  
參大政咸以得人為賀惟呂誨豫知其意首出彈文

以示同輩劾其外示朴野中藏巧詐盧祀候子儀之  
疾因屏姬侍曰此人貌醜汝輩必咲他日得志我族  
無遺章惇與蘇軾同遊山寺履險如夷軾曰子厚異  
時必能殺人王衍丰神秀澈談吐清竒如風中玉樹  
見者愛之山巨源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誤天下者  
必此人也安祿山失機漁陽張守珪縛之來京張九  
齡言有反相力勸誅之明皇不從卒受其禍是數者  
皆已驗之迹也惜乎前車屢覆後車不鑒亦何為哉  
易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滉失  
其守者其辭屈將欲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論語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為今之計但有面柔心險以是為非紊亂朝政者許諸人鳴鼓攻之務循公道不許阿私明設條例懸之國中擊詭者賞黨佞者誅人雖至愚寧肯甘心為奸以速辜歟行之漸久自然銷釋淨盡駸然化為忠厚之風矣

### 納諫

快心之事易為逆耳之言難聽今以匹夫之見而求萬乘之知措辭不工發語不遜以管窺天用錐指地而欲人主必從必行亦難矣哉虎口之鬚不可捋也

龍頷之鱗不可拂也况刀鋸鼎鑊乎苟非喪心而病狂者誰不畏夫啓齒之間少違上意壘粉繼之復有不畏刑戮如茅焦鄒橫者以身犯雷霆之怒幸而得免亦危矣古先哲王雖曰四聰猶懼已過之不聞慮民情之不通也恒虛心以采納焉於是敢諫之鼓告善之旌戒慎之軺司過之士尚防其未至復遣史為書瞽為詩大夫規庶人謗士傳語工誦箴道人以鐸徇路而振警之其或不工邦有常憲所以道高德茂福壽無疆教化流行華夷鼓舞焉後來帝王未諳此理有過輒諱無善可資問有仁厚之君欲

開言路行之不得其方來之不以其道猶執竿而喚  
鳥緣木而求魚豈不難乎漢文帝宋太祖不易得之  
君也遇諫或爾違之唐之魏鄭公初太宗以溫顏接  
物陸宣公諫德宗以誠意待人朝陽之鳳窠：午夜  
之鸞比：可勝嘆哉蘇子瞻云居常若無犯顏敢諫  
之士臨危必無捐軀殉義之臣此言得矣昔賈誼當  
漢文之世而曰可流涕而慟哭使居今日當復何言  
此愚所以深憂而切懼也前日所下

聖明之詔雖許諸人直言假如山林隱逸市井迂踈  
欲有所陳比達行在日塗月窟十不一存民間利弊  
豈復周知木從繩正后從諫聖前賢豈欺我哉

太上皇帝巡邊之初苟有不避誅夷如申屠剛辛毗  
劉廋楚鞏戮刀挽之亦不至於斯也為今之計宜擇  
翰林中學問該博德行優崇勇於為善素推老成者  
二人使攝拾遺補闕之任遇

天子言行稍違隨以獻納庶下情不壅三德恒周循  
而行之豈復有不舉之政不革之弊閣下一力言之  
寰區之幸也

倡義

士皆有尊君攘寇之心惜無啓迪之方而縱吏之使

合於義也臨危遇變初志有時而衰此人情之必至  
含乳嬰兒或詬其母鮮不涕泣以求復之傍有代擊  
之者喜之而不自勝此真實無妄之心也及其長也  
六鑿俱與三綱漸紊雖有愛親之心不能不虧於妻  
子也苟其解事之初隨得明師賢傳以訓敎之導之  
以仁磨之以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值君親之難其  
趨如歸室耳天下摩拳抵掌之徒思食胡首之內者  
豈有紀極哉誠能優禮而厚待之喻之以先王教民  
之意

累聖字育之恩入耳存心積日既久使之閑於攻擊  
之技若進若退惟主將之命是從然而不競者世未  
之見也昔見優人合蟻而戰鼓之則前金之則却踈  
密有方緩急有理行陣之美豈過是乎今也貔貅之  
衆嫖姚之群顧豈少哉推訓蟻之方以及之未戰養  
其力將戰養其氣既戰養其志不足則易滿不足  
不可以復進氣不足則易竭不可以平凌力不  
足則易衰不可以久禦厚其賞給豐其犒勞操  
息以時所以養其力也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施捨有  
方所以養其氣也蓄其深惡藏其至愆常若憚然所  
以養其志也將欲智而士欲愚智則有所經畧不為

敵所乘愚則無所顧慮易為令所局然必使之知我必至於勝必不至於敗不用命者雖親必誅可也所以百萬之師性命懸於馬箠之間一奮而入無堅不燬無銳不劔矣子路云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正謂此耳為今之計遇有忠義素彰秉德不撓智力超卓者因心信結之使其互相獎激以一勸百如此則人之自效朝廷之大事可成不猶愈於冗食官儲濫叨國賞無益事撓乎不然非區區之所敢知也

激貪

子常貪以敗楚伯嚭貪以喪吳有國者不可不重其

法而嚴其禁也財者民力之所生恒湏以為命令也扼其吭而奪之不敢出聲以相抗者勢使之然歟設官以治民未聞以民克其欲也且如傭之人受人牛羊而與之牧日腹月削主人畧不之察不至於空其群不止也鄰有同牧者日以蕃息誥之則曰彼攘其芻豆也肆其鞭笞也縱其虎狼也售其羔犢也言之主人則何為而處哉此世道之弊也其弊之極也其數斥之而後已近之有司豈異是哉雖與傳而無食矣機梭歇而無衣矣老奸巨猾紛然縣庭百索千需雜然村巷採風之官數年以來曾聞祛一暴而除一酷

乎惟閣下所臨之方獨無此弊其餘藩郡殆不忍言始也寒馱破帽棲々然以之任末也肥馬輕裘綽々然以還鄉甚者高其門墻廣其田產肆乎諸人之上以多賄為能士友不譏親隣不謂咸曰彼善為宦也彼善治生也亦不思之甚矣禮義蕪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民飢矣猶剗其飢民寒也猶剗其膚肌膚痛切雖孝子不戀於慈父尚何望其守君臣之義哉向者浙江福建廣東江西盜賊何由而起乎軍民何由而擾乎賴上天之祐不成大憂兵戈所指隨以肅清不然未識何以弭之也為今之計宜先稽倉之所儲與歲之所入幾何盡撤其冗食與無益之工任王事者咸以全俸給之餉運不供三品以上軍職撥以抄沒官田照俸祿多寡而予之戶絕并有罪者仍歸有司其省何止萬々領風憲之官嚴加禁約比年終臧否無聞者坐以失職銓衡之司明公黜陟不許鳩集軍民保留以亂成規給由到部清白昭著者覲遷之人貪墨者籍之子孫從戍如此則人々自愛必不敢輕干法典自取汙辱之名滅其軀而喪其家也

弭災



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彼昏不知以為  
穹之上日月星辰雨雪霜露流動而施降者一出  
自然似若與吾無預肆意而為不復忌憚然而不敗  
者未之有聞也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書云先王  
克謹天戒蓋言天之威赫恒臨于下示戒甚切人君  
若能兢兢慎守一遇災變輒自懲艾求讜言舉廢政  
與滅繼絕薄賦輕徭抑權倖周困窮修刑卹祀改過  
革非坐不安席卧不寧枕食不甘於俎豆以答其言  
彼蒼雖盛於怒亦漸可回也亳都之旱可謂酷矣六  
谷反躬大雨速澍鎬京之風可謂烈矣一念克己豐  
年立登穀稌合拱愈增成帝之光熒惑守心益着景  
公之德吁天之愛子亦猶人之愛子也父母之怒雖  
甚苟能順而從之亟遷於善則亦何忍遽絕之哉必  
也至再至三終不更轍始極忿而箠逐之矣往者火  
延三燬烽舉數州豈小之變哉  
太上皇帝雖下一詔未聞所謂實加省察之功以謝  
之也今

聖天子嗣登大寶屢降玉音闕開諫諍之門遮遏諂  
諛之路四海熙々萬國雍々太平之氣象已呈而愚  
猶有慮焉何則一冬無雪豈嚴厲之威未行歟半月

連陰豈推闕之弊未清歟冬雷殷々其聲豈臣職有未修歟春日冥々其色豈

君德有未周歟或者真和未洽奸邪之餘酷尚存而不可不察之也王安石妄言天道不足畏強悅神宗卒啓徽宗之狂恣為有宋賊臣之渠魁得罪於萬世之名教宜矣為今之計宜督欽天監研精考覈遠於天文者祿之俾盡其誠仍令內外二臺互相矯察遇乾象有變不以時間依上古哲王修省之法以行之其惰於事者必從重典庶天人合德事無過差而生靈有攸賴矣

遇禍

事有必至之幾非理明不能洞察言有將來之驗非志定曷敢泛陳從古皆然豈今獨異璧如有人飲食不輟精神甚豐邪毒之氣偶入湊理路逢醫之良者望而知之告曰汝有大病行將作矣苟不速治殆且不起詢其療之方則曰必剖而膏滌而胃然後可安其人卒難信從因集群醫而議之僉曰無害彼良醫者更復及之則以為妖妄而詬辱之矣天下之事何異此哉方承平之際庶政無缺有人詣闕指其無形無迹之事陳之時君卒難信從因集群臣而議之

僉曰無害彼上言者更復及之則以為妖妄而誅殛之矣亦不察之甚歟朔漢辟胡累朝為患漢魏以來日就衰耗降者甚多處之塞內晉郭欽豫知其弊諫武帝曰戎狄強橫宜及平吳之威徙之邊地峻其出入之防時不能從卒至河洛腥膻華夷混雜為中原大害者餘三百年唐太宗英才雄畧高出近古不鑒晉人之失分突頡之眾為二部迨夫天寶之末漁陽禍起屢為朝闕之憂延五代而未熄玄宗不揣其故謂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厚必得其用厥後陷都城逼乘輿府藏空虛勞來不止兵民告困防餽未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然也聖人知馬之可駕而牛之可服故隨其性而制之以盡其力不使之肆其蹄與觸也知虎狼之不可狎而近必殺之驅之滅其踪而後已甚者養虎以自衛使之與他虎敵非獨不敵殆分我而食矣近年以來降胡繼踵朝廷悉以好爵靡之冀得其力比聞邊將失利上皇被留亦有持挺而應之者矣大抵此輩不近人情雖得賞錫到手即空平居尚欲為盜况危急之秋肯束腹效死乎為今之計宜先去腹心之害次及皮膚可也凡就達官勇士養馬小厮當陞者出之遷

者遷之務擇米鹽俱便地方以綏妥之子孫有賢者  
任之無令失所其室廬田地牛畜犁鋤種粒之類皆  
官給之使之安於水土易其性情三傳之後悉為良  
善之人矣于以見 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且免後憂  
實天下之大幸 宗社之至福也

### 革弊

古人立法無不備者然有時而弊何哉開創與守成  
之勢異也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後  
世其衰乎子牙治齊五月而報政曰何疾也後世其  
篡乎古人於初作之微已見將來之兆大率類此夫

強則易摧弱則易挫必然之理齊魯之弊實生於過  
與不及之間雖無周公之聖亦可知也為室者厚其  
址篤其材精其工善其所如斯而已然雨淋之壞日  
久之壞鼠穴之壞蟲蛀之壞賊侵之壞妻孥肆之壞  
非所卹也第居之者隨時脩葺耳自茲以往若理田  
若治圃若造舟車若製器皿亦猶是歟吁有室則有  
數者之患無則無之也寧能惧其擾吾之成而頽然  
露寢哉為國者体此而行雖弊不害也蓋嘗論之天  
下之弊恒從奸人玩法中来苟有以制之不使過甚  
可也大抵秦之弊漢革之唐之弊宋革之未聞秦漢

唐宋之嗣君有能傑然中起䟽通而蕩滌之也三代以還蟠結於中國以害吾民者不可勝舉我太祖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任君師之重責奮袂一麾洒然而繫繇宣德以來承平既久復有稍生於法度之間者九土觀之江南為甚近賴閣下盡心乳設僅得消除比聞別方猶有未革者愚所知一二敢布之前如僧道之田不許民易彼欲收置肆其所為流而不止百年之後民無寸土矣官軍逃捕私鹽半為劫掠獲十而報一餘為已有其所販賣過於常人實年鹵不堪耕斲民人以鹽為命禁其私售衣食

何資向感設倉集米兩平收賣其利甚博奈何愚民徇於便利甘觸憲網原情可矜且為桀黠之徒騙誘凡弊衣破帽故履敗衾及子女所欲之物悉與交換枉費大勞未獲全美稅課局未滿額者附之戶房咸被猾吏侵剋無文可稽軍官有戶絕者多為巧詐者媒孽妄引宗支動稱洪武見年以前分開戶籍兵部但援常例聽其保結一体官之且如戶絕之軍咸以充軍之日媯事前析居者不令承繼其法至當何獨昧於此乎仁者雖失於厚未必若是然害人心傷天理莫此為甚彼服戎之人幾何勞苦而得一資半級

其奸民袖手傍觀拚數十百兩之銀以收子孫無窮  
之利誰不樂為之哉第恐軍士聞之人人解體矣為  
今之計僧道之田宜分三等最上者不可過三十頃  
所入之租等公侯之祿矣次千五百畝其餘並聽易  
之于民石碛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晏嬰云惟禮可以止僭斯禮也非妄也其鹽場  
掌調必須清正之官視彼常須之具布花巾襪等類  
官價收買納之於庫依時與之貿易嚴加訓敕儻倭  
船隻非風信時月不得出港巡軍擅入煎鹽處所者  
罪之竈丁無事不令出境可也稅課不滿額者府置

印信簿書發之該縣委官掌之當廳收貯按季解報  
以時稽考戶絕軍官一照軍人之例為官之後異居  
者聽與承襲其在 國初無籍可稽及隔別州縣者  
悉與除削未任者革之如此則公道大行人無僥倖  
官民兩便姦宄不生而天地之和亦暢矣

### 慎刑

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先王之用心也如此後代之君身  
居九重利害不諳是非罔別自孩提至於成立所親  
近者非宮嬪則寺人也民間百弊舉不能知獄訟之

來委之廷尉苟苛尅在位姦貪肆權生民之不幸亦何以加焉間有聰明睿知之主如漢文帝唐太宗者政教雖不及於三代亦可謂能措其刑矣夫人命至重可不慎歟故一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銜冤三年亢旱况多人乎往者法司專以入人之罪為能懷詞控訴十事九違偶蒙

聖旨体勘虛實縣官索財里老需食稍不如意虛文作矣且如區之一人唐突府官衝其騶從雖有罪過不至於徒却乃恣其狂狡欺詐朝廷妄以重罪加之繫於圜扉者八年向非閭下力申公議洗而出之

則未免為枉死市一抱怨之鬼耳其餘屈抑何可勝言遠夫天象示變

上皇始降一詔而盡釋之亦有僥倖而脫者豈

太祖立法置官之意哉魯有齊師曹劌入見莊公問何以戰荅曰小大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因請從之吁劌亦可謂知兵者矣魯自周公以來素無苛刻之政淫縱之刑天下稱為禮義之邦彼胡不以其遠者大者為言而及此耶必有灼見民情之理矣適當

聖天子有事於邊尤不可不以劌為法也為今之計

宜責平反之司遇有故人罪者以枉法從重論囚徒有詞不服辨者集多官而議之有司扶捏者抵罪此令一行民自不冤天監不遠匪徒政教易行讞訟易清國步亦從而昌矣

### 覃恩

漢高祖剖符作誓以盟功臣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何若是之重也蓋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中原雖天命有在未聞不用干戈怙然而歸之者然則其臣之勞可不食其報乎三代以前有功於社稷者錫之土田班之爵祿與國家相

為悠久非有大故不奪不削也唐太宗深明此意令復封建之法惜馬周魏徵輩未能詳審卒寢其事有識者逮今為憊夫擲風沐雨餓腹垢容被執堅銳冒犯矢石得一生於萬死之中比歷九級十八階不知幾死幾生也四方底定萬姓咸歸欲享承平之福則頭童齒豁百病交攢矣一旦身先朝露子孫棄而不祿豈激勸忠良之道哉汾陽之子雖極駑劣唐君尚復用之况非其比者乎

太祖皇帝誕膺景命奮於淮西英傑從之者如雲數年之間淫名竊據之徒蕩無遺燼遂論功行賞咸躋



顯榮

列聖相承並隆斯道今則猶有功高而過不聞宗緒尚存未蒙甄拔豈朝廷本意哉竊見兵部選官開國奉天三品以下一体待之惟公侯伯爵未同斯議日來詔下亦云三品以下軍職不分久近並與承襲而公侯伯亦未及之愚竊疑焉豈開國公侯伯之用不急於三品以下歟抑子孫未獲其人不可卒任歟苟如是則奉天公侯伯子孫人盡賢歟惜乎未有以為言者閣下他日議事於京遇冢宰司馬幸語及之其券誥未追者請起而繼之非獨各官感恩地

下而

太祖在天之靈亦少慰矣

美俗

風俗之美惡開國運之盛衰齊使覘魯蓋得之矣且夫數口之家繩其舊業父子兄弟夫婦宗黨慈孝雍睦勤謹謙和雖貧不害其成立也下凌上替內竊外攘禮義不聞淫慝是耽雖極富強敗亡無日矣前代哲王深知此弊戮力而挽之士階三尺茅茨不剪身服布素口茹蔬糲布素非天子之衣也蔬糲非天子之食也夫豈不知綺縠之輕可貴鮮腴之美可嘉

乎而欲如此者以身為天下先也其心必曰我如是則民亦如是也所以上下交孚內外相感卒致於變時雍之效彼瑤臺而瓊室糟丘而酒池豈不富且麗哉浮雲流水其樂幾何方今

聖人龍飛九五宏謨再闡峻德重敷四海八荒均在春風陶冶之中亦千載不時之遇也然民俗狃於卑汙猶有織芥之未盡不可不之慮也且如父母之屍床而未斂輒匿其哀而收其泣婚男嫁女聚客延賓笙歌大作諠笑滿堂此何禮也娼優伎良不返先業紆綃曳錦擁翠攢珠大鼓淫風以惑貞懿此何態也

僧道出家本圖善物狂冠詭服葺教反常飲酒茹葷貪淫縱慾此何道也二姓交爭富伸貧屈兩官並黜廉辱貪榮公道不行民風日降此何法也甚者以強凌弱居卑蔑尊終身抱節竟死飢寒片語技機即蒙褒異窘迫者縱妻母以為姦貪戾者助子孫而為惡為政專尚虛文育才但務苟得是教者皆非治世之美迹也魏文貞與唐太宗曰五帝三五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為今之計宜令提調學校御史時加敕厲遇有上向不遵法律不謹行箴以數弊倫務為勸誘之方以回民聽三次

不悛送之於京斬一而懲萬為善好以治身不穢者  
禮之如此則澆薄之風可厚昏墊之俗可隆而王政  
自行矣區區言辭狂悖識見膚淺政如學語小見意  
雖甚切而此字不真未免有踈脫之病惟嘉納而善  
處之幸甚

東谷遺藁卷之九

東谷遺藁卷之十

書

答翁總督軍機策問

恭承東南總督倭都帥諭問守邊制勝之事若曰  
譬如虜寇大侵有能出奇制勝使賊犯不得進退不  
能出務取萬全之長策或守邊陲不添人馬以省糧  
儲少蘇民力蒙此某忝出將門素非良器乳牛承軌  
駑馬駕車吞吐失容蒼黃罔措雖然理有所憑義不  
敢讓謹按兵死道也戰危事也以死道即危事誰肯  
力哉必也將氣不驕軍容不餒上下交孚存亡一揆

庶可張皇敵境孛戮梟雄厲士遠攻全軍深入不然  
恐事有至難功無所濟合鳥易散首鼠莫前徒勞心  
力耳不愧踈庸謹復明問

出奇制勝使賊犯不得進退不能出務取萬全之  
長策至哉高見且如虜寇以蜂屯鳥聚之徒肆虎  
噬狼餐之性若進若退惟利是窺無禮法以牢籠  
無威權而頌挫譬如禽獸處性不常喜則相挨怒  
則相搏裸欲視爭乃其常事

朝廷廣天地之仁具生成之德盡心撫字尅意招來  
走即飛旌揮金委幣伺其擡力以效忠何慮反聲

而加噬為今之計無若堅城固圉選將集兵誘之  
以財賄示之以衰微若鳥顧罔如魚貪餌然後募  
勇敢驍雄之士作兩翼而裹之既申大誓復講常  
倫苟得微功待以不次如此則將士用命兵卒効  
勞一鼓而前克渠瓦解如韓信之囊沙周瑜之縱  
火傅永之張燈孫臍之伏弩是皆畫在戰前謀居  
敵右以致然也今之從政豈乏其人龜勉而行刻  
期可致耳

一或守邊陲不添人馬以省糧儲少蘇民力於乎仁  
哉其有得於屯營保障之道歟夫中華高奠列徼

周羅臬張獍伏鼠竊狗偷倏往忽來似不足畏觀  
其大要亦有厥由或逞其強力務肆傷殘或因彼  
渙亡誤來衝突或守將失策縱犬鑽籬或邏卒違  
繩邀狼入竇虔劉庶衆劫掠資財陵轢中達涉搖  
邊鄙苟無制御其患可勝為今之計無若督日嬰  
城際時清野積糧聚草堅甲剝兵減膳分飢吮癰  
向疾蓄奇俟發以逸制勞鼓之則勁卒三單麾之  
則讎胥千里克徒惡黨舉墮畫中如此則攻守咸  
宜進退可據彼克國之屯田虞詡之增竈吳起之  
西河陸抗之江左奇謀問發猛氣橫飛科律嚴明  
事機續密故能恢拓疆宇保固藩封澤以當時名

與翁忽督書

吳門一別竟替之奠十二更其英矣景仰之私無日  
不在月泉之間也到京不意便為宦網所嬰遂入窮

聖主之威折服不廷之虜以復

太上驚輿幸不墮其姦謀成事而返留面目見江東  
故人雖似出乎不得已抑亦請書者之所當為至於  
尚資腴祿非所冀也第取無憾而已緬維轅門多暇  
桃李欣<sub>一</sub>邊烽不舉日從事乎壺觴俎豆之間未識

寰中何樂可以代此徒羨、區、自知才疎行劣  
不足輕重於時飯粥之間閉門却掃焚香誦書以求  
其志此外不容於心也向承厚問感荷殊深顧余何  
似而能及此哉非仁人君子博愛之過而遂斯乎茲  
復不揣瑣、上瀆舍親陳致父辱青盼欲干寸祿苦  
之梯謀念及寒微一折枝之力耳於决西江者豈不  
速且易歟苟蒙沆錄其榮多矣翹首風簷專希布諾  
時炎蒸將熾惟順序自玉以輅天寵不宣

與閣老李先生啟

初念、閉門禍從天降匆、就路謗若風生曾參

未必殺人彼母尚能按杼管仲若非接士其君肯置  
射鈎在昔攸同豈今獨異伏惟命世大儒佐時真宰  
執鹽梅而調 帝鼎持衡藻以正官階伏羲而行當  
仁不讓競爽御九華之扇燭幽張百穗之燈寔拯溺  
之巨桴救焚之捷器應病之良藥濟飢之美梁舉朝  
引領而瞻 當宁虛心而待况剛介之名久著清貞  
之志難渝含血歎天先汗厥口奮跌逐日徒弊乃形  
小加大者為不祥正避邪者為不順衝之者碎觸之  
者隳城狐社鼠盡力依憑罔鳳藪麟終身遁伏區、  
性迂而拙語激而狂行與衆違動招群詬桃李滿門

秋蓬誰顧稻禾盈畝寒草自生雖如倦鳥投林頗似  
癡猶守窟七年之際始蒙一薦於內庭六日之中  
已具五刑於下獄誣客竊金買償何害沮人獻玉受  
刑非辜捧白版而認承望紫閣而高呼親朋絕迹  
婢僕吞聲引赦前之律強示寬容申法外之條務從  
深刻罪而贖矣再來說者誰歟詔已頒焉亟欲更  
之紊也先生為朝廷股肱宣力之臣居禁近密  
勿之地於

天子有腹心之託有耳目之寄有羽翼之功有喉舌  
一任具斯衆美獨斂鐸藏鋒於一爪牙之末亦可慨

矣茲將東轡遠征荷戈外禦柰

明主之恩未報故人之德未酬雖攻數卷之書不遂  
一毫之願堂有白頭之父門無黃口之兒女歸叙別  
涕泣連宵妻病怯行呻吟達旦山空歎窘水竭魚危  
去就皇天實為狼狽願望天包地裹春育海涇錄已  
棄之材宥可疑之罪少施神用曲救顛連旱田得雨  
焦稼重蘇凍圃回春孤萌再茁燕歸故壘蜂返元窠  
徜徉殿腹之衢嘯咏攢眉之社有生者皆尊賜也尚  
圖銜以罄愚衷惟矜察是賴天順七年九月十日  
門下生湯胤勳頓首百拜

與少司馬程公書

自閏月二十日離京四月九日到任在路艱辛萬狀不可名言左臂一疽瘡口未斂右邊復生忍痛撻鼓拭膿就食其苦何如雖然此丈夫命分內事奚足道我到邊不忍開目三堡軍士身無完裙炕無全席差使百出而烽火亘天日憂寇至可戰之士本處不上百人其他五七十人總兵少監都御史拔其精銳者自衛頻年不出專調虛文近遣一官得馬二百五十疋按伏此地寸草全無日來楊信不曾駢扎於此所以卓價分毫不留倉中積有秋青草一萬餘俱各糜

身居土園中無滴水苟園三日不戰自亡可不懼哉北有一泉今欲裹入不復他顧也度其事勢審其權宜止有一策不敢不告必行之而後可神木府谷二縣每縣不過五里地居極邊山西流來飢民無數往年楊信守此時無虜虞縱其出境牧養耕種踰境百里之上者有之七八十里者有之牛羊被野于以誨盜而不可禁止所收子粒皆非官有土民利其資助縣官喜其供給而重貽邊患若能徙之南向三二百里保安環縣地方二堡專駐精兵使之入寇亦不來矣大抵此徒非有驍雄之姿而窺伺土地者也不



過利其人畜爾又者少監總兵槩選溫飽之家加以  
名色認牛一具出銀數兩一面應敵一面追錢頭目  
稍不用心輒便東之而去為叅將者不令通知有罪  
無罪苟有闕涉必可解道斯弊之極大者也又如東  
西二路叅將西面六堡韓斌統之東面七堡因李臬  
狼戾不喜鄭時抗已止與三堡至今四堡為在上者  
奇貨藏以待價此可使聞於鄰國哉既有其名而無  
其實何以行事非平昔過愛不能及此萬望為  
社稷生民計立加處斷隨事行之可也若使區區進  
本往來照勘動經歲月必有不欲之者豈能成事哉

近觀

勅書中間處置凡有事務悉聽總兵官節制不許偏  
執違拗貪財害人壞誤邊事自速罪愆由此觀之豈  
敢毫釐自專比待商議停當會本而行十誤七八矣  
昔金人有言待你議定我已渡河此誠言也向蒙  
肅念深感于心日夕懸々引領東望庶幾拯我哉情  
緒萬端臨楮惘然惟照察是賴 此處之民身居土  
窟別無房舍至易遷徙四月十日辱知湯胤勳頓首  
百拜

題跋

六體香奩小引

宮體

古者后妃合躬人主競業唯敬是將逮乎嬪御  
之流亦能以禮自蔽故化洽邦家名薰簡冊葩經不  
振藻芥微虧色衰寵退則抱怨長門樂極悲生則負  
辜永巷蓮花布地竹葉洒鹽巫蠱益繁女謁太盛漸  
漸江河豈生民之福哉間出賢明貞淑諒直通融寅  
亮天工品商時政賀直臣禮大老保洪業遏禍萌辭  
輦上書補帷浣服者亦豈易得乎今馬鋪寫畧備閑  
觀察理恕情斯為至幸

院體

三公夫人六卿內子紆朱曳紫列鼎重茵琛玩是希  
絃經不務臨睭彼之天食如干之士奚艱稼穡曷濟  
經綸聚麀肆扎懷鳩綴蜂傷德敗功招權納賂可勝  
計哉復有資質聰明性情疏暢止裁淫慝獎進忠良  
瘞羊首却魚道寘玉槃中辭金輦下坐諸庶於銀鹿  
分踈遠以珍鮭抗節九寰流芳百世者冀能膏滋旆  
黨血食宗桃翼々螽斯振々麟定永承家範耳蓄奇  
吐秀理宜勸懲

藩體

今之方伯古之國君禮降名卑事殊勢異矧其內子  
可乏中材問名納采猶飛鷲之俟秋合豈共牢類遊  
魚之得水枕上之言易惑簾前之命難違讒舌無窮  
剛腸有幾作福作威違心以逞須金須玉率意而行  
致令菽麥不分冠裳易置庶政乖忤群黎怨咨災咎  
弥天聲名掃地故曰未治其國先齊其家前賢往聖  
元不余欺苟能不以阿曲之道以事君子斯可嘉矣  
欲為維持再三歲敬言

郡體

黃堂正據赤陛專除名列御屏職居上格民情易阻  
吏弊難除僧尼巫媪率許輕干獄卒衙推不能遠斥  
察案失和苞苴盛作凡斯數譴壺握居多苟賢淑以  
輔相之省簡其煩寬柔其暴寸私不入小過必規參  
知而動可驗而言喚人登樹竊鞵者格心召客圍碁  
求賄者蒙面黽勉以成其志從容以就其功至夫銓  
曹嗟賞史帙褒揚閭里增輝兒孫世享顧不羨歟惠  
彼黔黎莫踰將激

邑體

七品流官一方司命雷轟百里星耀九穹狡猾前羅  
誦諛旁置甘腴適口輕煖稱身螻螻其民豺狼其吏

鞭笞日肆紀律時更五蠹並具三農奚卹貧瘡空竭  
冤獄滋豐藪聚狂徒壑盈餓殍飛蝗蔽野而不究其  
由猛虎在途而不求其弊馴致冒斧斤覆宗祀內助  
稍賢俱不及此吁文德告殂魏證之功泯宣仁云逝  
章惇之志行國家尚尔縣邑可知深意在茲微言轄  
表苟知我者勿介其狂

社體

房櫳之內衽席之門宗緒所懸綱常斯在龜若以決  
之羔茗以定之媒妁以通之敵鳥以將之兩姓絕交  
一生不改蘋蘩豆菜芻衣裳勸食禁南以供常饌慎  
門戶而備不虞訓子姪以成材事公姑而盡禮與業  
以崇其敬趨機以厲其勤親隣遂其歡奴僕懷其惠  
待物以和治身不穢卒俾夫妻允愜積蓄豐盈遠迹  
聞風率皆勸勉乃常婦之道也今為此詩豈無所自  
欲成家道其可忽諸

題芝蘭秀卷

竹泉老人走書抵余命紀芝蘭秀卷初甚不解其意  
徐而思之非有所謂而然哉夫芝草中之至瑞者也  
服之可以引年蘭花中之至香者也佩之可以薰德  
老人之情於斯可想矣嘗聞雲林夫人玄光靈芝與

山中許道士又聞鄭穆母曰燕姑夢天神以蘭畀已  
云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老人隱君子也  
性酷嗜仙無取不能逮茲余少頗事黃老其所謂火  
龍水虎上下之絃採而蓄之可以即仙昔于回斗山  
前見舊宮人楊氏稱其妹柔婉清泚曉音律好文字  
往還吳越擇配不嫁真丹師所指之姹女耿々于心  
迄今未忘特非此乎比以芝蘭非為過許老人之意  
彰矣他日挈舟一過文墅把手重恩堂上索金芽玉  
藥而玩之老人未識然歟否歟諒不余隱樂成尚希  
以刀圭見分正統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記

奚浦觀音堂聖像碑

釋氏之書曼衍汗漫流入中國者五千余卷苟非上  
知之人弗能悉也而其要有三曰戒曰定曰慧塞勞  
苦起陰險妄為耳濡目染口過身非一切蠲除是名  
曰戒人境不奪客氣咸消湛若澄淵明如皎月生死  
不渝是名曰定虛空生白大觀入玄持空即空以竟  
照覓體性如是名曰慧脩而求之者其圓通乎入斯  
閻域而其轍有二曰頓曰漸萬劫一瞬千佛寸心去  
思惟絕階級頃步不移直超彼岸頓也摘萌剪蘗刮

垢磨光日復日歲復歲行滿功成亦登聖果漸也兼  
而有之非夫人而誰為菩薩以大悲力證無生忍白  
於黃面老子曰我自七佛之前已證菩提曾發大願  
但聞我名听我聲觀我相者咸若我焉大千沙界一  
物失所誓不成道所以含黃戴白炎寒疾苦靡不呼  
之呼之豈無謂哉奚浦錢氏系出武肅世為海虞右  
姓沉毅直質豐而好施友義其人也嘗於市橋之東  
擇地一區構為梵刹設像其中為鄉里勸說後二子  
泯容理平衰經之次適縣官峻惡境內叢祠一切廢  
毀迺將及此理容曰法令之初誠難與爭苟順之可

以少弭然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不許意後人  
見迹思履也損之可乎理平曰召公奭听訟棠下國  
人實愛其樹過於性命况吾親所經理乎不可乃相  
與戮力存之今年歲頗豐稔衣服飲食計口數指輸  
官奉客之外不使贏餘命發倉廩平治道塗脩葺里  
社給親戚散鄉黨撫衰老恤孤幼拯飢凍助婚喪一  
方之內粲然頃間復有斯奉召匠議之其費稍廉於  
是伐柝檀林鼓華岑礦斷者削者塑者繪者不踰旬  
月厥功告成啓局金碧相輝光彩與發猗歟盛哉鄉  
之耆彥曰是不可無述也謀石須文用紀其實區

小子樂而頌焉贊曰

普門大士願力無邊拯迷救厄應變隨緣四生六趣  
慈憫哀憐圓通妙資溥博淵泉巍々蕩々密々綿々  
一音總攝萬德齊宣海震劇縣奚浦名川巨橋之左  
精舍巋然廣席之上慧相設焉黃金色映白玉光旋  
宝餅楊柳濯々春鮮珠冠瓔珞的々星懸鸚哥舌巧  
龍女膚妍伽藍土地護法神天善才童子淨梵飛仙  
高僧五百諸佛三千丹楹碧瓦表裏同堅清齋美供  
始卒俱全晨鍾暮鼓彭々闐々雲幢月蓋飄々翻々  
不勞布施何假雕鐫補陀真境宛在目前作物善園

為民福田

皇圖永固聖歷遐長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東谷遺藁卷之十一

東谷遺藁卷之十一

詞

大招為習禮夏先生景昭作

安夷處士行義君子其處世治家一法古人  
 郡邑服其能鄉黨推其讓宗族被其惠子孫  
 守其規自始徂終畧無過舉可謂今之遺愛  
 矣迎為造物所拘暫欲觀化一旬度不可留  
 聊假神巫於馬以招之冀其有知幸反真息  
 行差乎先生不伐生前之能尚垂死後之名人命不  
 假余將肆力而行扣于青真詢于黔羸開亭毒之



精復尔之形還尔之生守尔之成耀魄之宝諒不拂  
余之情乾坤清寧日月光明五星咸順六氣齊亨碧  
山雲歛滄海波平斡旋晷度耀宕權衡慶流穹壤惠  
洽無盈其辭曰天昭々兮下臨負感格兮人心莫不  
歸兮長往眇如渴兮望深鸞翹々兮旗開鶴翩々兮  
駕來亟汎掃兮庭宇寒設張兮樓臺曲既與兮群樂  
舉酒登觴兮肴載俎珠箔捲兮雕几陳魂不歸兮共  
誰處桂森々兮子成行蘭茁々兮孫在旁澤未冷兮  
經史香猶襲兮衣裳崇光汎兮景象新爽風颯兮絕  
纖塵園花粲兮紅笑隄柳舒兮兒輩故廬寬敞兮可

遊可憇物理深融兮樂無涯際竟不歸兮舍此向之  
勿與東流兮同逝日吉兮時良仰天閣兮抗章戮退  
魂之劫鬼兮集遊氣之渙亡目空兮九藪索而魂兮  
何有羞樂獲兮如昨顧箕裘兮堪守乃招之曰魂歸  
來兮遐陬勿寓只虎狼揮霍虺蛇也聚只乘門俟隙  
爪牙鈎鋸只誤觸厥鋒九閨難訴只魂歸來兮叢落  
毋息只荆榛刺促兮穢叵悉只誼魁排斥執德弗億  
只槐檜步武靡有寧極只魂歸來兮先澤未窮只麟  
定螽斯鬱芘々只習禮傳詩不墜厥宗只魂歸來兮  
薄田載耨只黍稷稻粱穰々滿篝只春雪鎌雲侈其

有秋只覓兮歸來臻衆樂只覓兮歸來希一諾只覓  
兮歸々々母斫化工之營兮覓兮歸々々母隨  
氣母之城兮

夫司寇施公哀辭

繫旻天之弗吊兮不憇遺以一老作中流之砥柱兮  
回江瀾於既倒遭叔世之凶愍兮亡善政以維持進  
西之兩眼兮非余心之所私冀王道之孔申兮著中  
只之偉績胡選奕而不競兮罔以刑乎百辟昔

高皇之啓運兮攬輒綱而振之放儉邪於四裔兮拔  
英賢而進之彼綠瞳與青脰兮齊奔走而從從堯明

珠與大貝兮恒府庫之克斥雖媯妣之全盛兮諒亦  
蔑以加矣何靈駕之上征兮昉斯日以遐矣惟先生  
之抱德兮首群才而入用挈規矩以自隨兮排天門  
而直狎揚昌言於大廷兮俾民德之一新召和氣於  
廣莫兮令衆屈之同伸貽嘉謀於千古兮揭清輝於  
萬里豈稷契與臯陶兮獨擅前而據美惜天命之弗  
假兮抑時叙之交代幸始卒之可徵兮由宦碑之具  
載辭曰丹山瑞鳳跡已隱兮吁嗟先生翠水祥麟德  
未泯兮吁嗟先生惟功與績獨庇民兮吁嗟先生非  
忠與直不置身兮吁嗟先生蹇々王臣無他蓄兮吁

嗟先生憲：哲人胡私淋兮。嗟先生隻辭片語周  
萬務兮。吁嗟先生巍簪巨履修百度兮。吁嗟先生九  
原可作吾其從兮。吁嗟先生衆智果鑿吾其窮兮。吁  
嗟先生誰謂蒼莽兮。而無知兮。侈金銀兮。與玉樹兮。  
成先生之馥譽兮。起後人之薦慕兮。

大司寇東安施公歷事五朝始終一節志  
素堅確不為夷險少移其所設施著為一代  
典刑雖逾百世不可磨滅公沒已久至今令  
人想其風裁儼如存焉乃子地官員外郎持  
公行實以示余因慨舊日之政委靡使如公

等維持而振作之豈復憂中興之業有不隆  
者哉情發乎中不能自已遂繫之以辭焉

哀此為江陰朱六母賦

文林大母卒於孝義之堂乃子維吉號泣籲  
天勺飲不入其友湯胤勳來吊恸其過於哀  
也為假巫陽而招彼魂俚妾死慰生之萬一  
辭旨荒踈幸息昌誦

天宇肅清九閩洞開萬象森立鬱羅蕭臺紅雲繚繞  
紫氣徘徊扇影掣電車聲殷雷帝顏如玉帝語如金  
帝恩如海帝德如岑龍旌下訪鳳節旁搜為善者錄

作奸者収承風之使直日之神並軀排闥聯趾登宸  
正笏垂紳封章上請爰有吉人親亡欲拯議啓亭毒  
復其元休司命持經化工執禮乃假靈巫招返斯竟  
至性不泯生氣長存曰竟其歸來方東方不可以息  
此青龍努目呀、來逼此鑄齒鑿牙唯血是食此脩  
頷淋漓寧有殫極此魂其歸來方南方不可以止此  
赤鳥奮翼捏、來躡此利爪堅實唯心是餌此曲咏  
鏗鏗寧有窮已此竟其歸來方西方不可以託此白  
虎直肱振、來搏此飢啖饑舌唯肉是樂此巨吻腥  
臊寧有裁約此魂其歸來方北方不可以居此玄龜

伸項蓬、來趨此潤腹大胸唯膏是湏此無腸輕轉  
寧有羸餘此魂其歸來方上方不可以宿此夜叉雙  
角疑、來觸此肆威闔力唯筋是欲此惡膽冥頑寧  
有饜足此竟其歸來方下方不可以歇此陰六六  
觥、來截此馳克騁暴唯皮是悅此毒手紛拏寧  
區別此竟其歸來方中央不可以集此封豕長蛇嗚  
嗚交齧此搖睛鼓舌唯髓是吸此狼性只波寧有斂  
戢此竟方歸來故宅宜居此鰥夫薄暮時、倚閭此  
竟方歸來舊業仍存此哀子凌晨戚、候門此竟方  
歸來諸孫在庭此竟方歸來列婦在屏此竟方歸來

群婢在楹此竟兮歸來六親在廳此竟兮歸來衾擁  
床此竟兮歸來衣盈箱此竟兮歸來錢滿囊此竟兮  
歸來粟充倉此竟兮歸來享高年此擊脆烹鮮張綺  
筵此奇蔬異果迭後先此雲醴霞漿決懸泉此夏清  
冬溫適攸歸此百索千需舉不違此內緝外和投校  
機此雪縈冰清泯衆非此竟兮歸來樂無涯兮竟兮  
歸來迥不差兮竟兮歸來攬天地之精華兮竟  
兮竟兮歸來歷世運之亨嘉兮

蘇我軒辭為夏建壁作

繫皇天之不吊兮秋霜協以衍期慈萱瑛其凋瘁兮

靈椿倏以隨之嗟非姓之總兮誰非鞠養而豐液  
蹇獨予之弗良兮苦為造化之攻擊目廷以四顧  
兮遠而弗能極也心惕以孤懸兮久而弗能釋也  
指青山以為誓兮山摧而志未移願碧海以為契兮  
海竭而行未虧惟精衛之有識兮塞鯨波而始平豈  
商鉅之無知兮奮龍門而措行建教楹以偃息兮警  
朝夕乎羹墻擬寸炒于春暉兮庶終身之不忘辭曰  
哀父母兮生我劬勞欲報深恩兮海闊天高瞻彼  
蓼莪兮匪蓬匪蒿王哀何人兮吾君子曹董狐可作  
兮金管斯搯微言可表兮憂心鬱陶

溪居辭

龔君廷臣東吳英傑士也居於清流碧匯之間日與渚鷗沙鷺相忘雅得幽閒之趣自以為瀛洲閬苑不是過也與余莫逆因為楚語一篇以寫其景况之一二云

浴崇光兮沐太清淪浮埃兮漾空明望美人兮天一  
方鼓柔波兮紆余情風寒兮日短水涸兮永生群獮  
兮競進孤鷺兮獨征寫幽懷兮莫竭蓄素怨兮難平  
挽強弓兮射雌霓揮利劍兮屠長鯨此志兮不遂奚  
功兮可成擁烟霞兮抱膝庶可全兮吾生

行實 祭文

草窓劉先生行實

草窓先生既歿訃來余方午飯輟而往哭大吐喪次  
幾至頓絕自念資稟太偏素無滴淚今而泉湧莫知  
所由嗟乎天不歆余以成善類何奪我麗澤者之速  
也季子侗捧余手曰亡親前歲本歆乞骸為夫子沮  
竟至於此命也奈何吁罪我是也而我之留先生豈  
他故哉第以世恩未酬國耻尚在萬一有用雖老猶  
能過人昔有覓遺簪而四求不得皇天然欲去之忽  
出懷中而索不及焉急於求也頃 朝廷多故九土

搜賢抱一才負一藝者至集京師而先生獨不與焉  
今實似之語未既長子儒率群弟拜余前曰亡親有  
古人之行雖功業未就尚有所及人者茲而泯焉  
同草木腐抑夫子所不忍也敢以狀請余曰先生之  
行三尺童子亦能道之况於知己者乎雖然我則非  
其人也盍更乃謀曰知亡親者莫夫子若且叙事貴  
實雕琢云乎哉勢不獲已假觚而操之不復計其工  
拙也先生名溥字原博姓劉氏世家河南漢唐以來  
代有顯人七世祖某仕宋為宣教郎高宗南渡因家  
於吳曾祖某以醫鳴世有隱德焉祖彥敬國初為

王府良醫由他事謫戍雲南公安道卒贈承德郎六  
醫院判父士賓扶柩配所代執前役永樂改元  
太宗皇帝既靖內難念及藩邸舊人駟召赴闕授御  
醫尋令判院事寵遇極厚曾祖母張氏祖母錢氏母  
范氏按察僉事宗友之女俱有賢行先生之滇池之  
南軀幹魁梧弱不好弄一動一止舉異常兒六七歲  
吐字成文不涉狂怪父老異而試之若筭術鏃僉曰  
此劉家千里駒也惜不能見其秣燕飲粵耳十二三  
頭角嶄嘉聲載道入闕家務出預鄉評而人不可  
當矣院判君既貴詔取來京即負一笑於楚越間

遍叩名碩以求資益凡平昔以該博聞者至皆屈焉  
既而往見慶元葉宗可曰是可依矣及其暮辭去學業  
大進日加老成又上求古之人而與之友慨灑溪岨  
起曠世之後平生意趣在不除窓前之草心其慕之  
曰此極先輩受用處因號草窓已而薦者四起或曰  
高才卓行可以表率士類也或曰長篇大章可以鋪  
叙君德也或曰宏謨偉略可以攘除禍患也或曰直  
氣剛風可以懾伏姦諛也先生皆不肯就徐曰天地  
之間物各有道吾世業醫亦道于醫而已懸一壺於  
長安之市以糊余口幸矣不然其半隱乎遂為惠

民局官處方用藥惟主東垣守而不改曰人命至重  
不敢輕也每有延請雖祁寒盛暑雨朝雪夜怡然而  
往不間貧富必愈而後止性善吟詩而造語竒特命  
意高遠或諷其太工先生曰吾豈驅役心腎者哉此  
亦學者用功之一致耳人自不能達也居常循々然  
無喜愠容遇事不平則奮然而起仇若已出人有一  
善口之不置其好惡如此王公大人以不識為愧寺  
臣閫帥極其桀驁自是者一見之頃無不懽然承服  
先生氣岸峻古行稠入中如鶴在鷄群每得通刺者  
不啻膺門既出復喜過望曰幾失長者臺省大臣每



有疑讞必咨決之先生引古證今曲加剖析務令從厚間有知而報者先生愀然曰此傳之者謬也吾焉得而知之閉門不受既而歎曰吾不能為魯仲連罪人不喜飲酒有會必待衆賓散盡而後起曰恐妨人之樂也凡評品人物舉其長而短自見余在江南素重其人遭時而出一傾蓋間遂得爲禮之分焉嘗從容語余曰子性太剛未讀黃老歸而求之必若子房而後可不然非乃所知余惕然拜賜眊眊之疾頓除自

上皇北狩憂憤成疾觸處興懷每一篇出如隋珠下

璧爲世所寶忠君愛國之意藹然定襄伯鄭登守雲中以幽憂致疾表請先生治之且曰臣病非此人不瘳

上憐而從之命先生往辭之以疾不可強輿而行群執政咸以為喜曰劉君斯往必有益於邊籌秉鉞者使聽其計

聖主無復北顧之憂矣未幾使者告病取回已危殆矣余就邸視之其舉措不異常時但精神差減耳翌日再往邸者斲棺驚問其故先生笑曰吾將假此為舫以作華胥之遊子姑為我賦之於是都城作者競

起和馬一日屬家人無復者藥吾將觀化諸子擁膝  
太號咨以後事先生曰吾平昔訓汝之意正在今日  
若更有言是前所命皆為諉矣汝父不才亦不忝於  
所生汝等亦能不忝於所生是矣尚何言哉吾宗儒  
者以深衣斂可也因取履制於胡秉常家愛之特甚  
其子請曰此製極精粹難為辦暫假用焉徐謀新者  
以償先生怒曰吾年六十有二未嘗一事過課死而  
遺不直之名可乎且初意以之作式乎以之屬續乎  
吾由汝壞矣寧跣而殯其子大懼亟懇諸工併力為  
之履至而氣絕識者比之易箦之義云先生以洪武  
壬申某月某日生景泰癸酉某月某日卒先娶某氏  
生子三人長儒次倫次侗俱能孝友以世其家後娶  
某氏生子二人俸位尚未成人女三長適某人餘尚  
幼孫男二人以次年某月某日歸葬長洲縣之花麓  
山從先兆也於戲儒風不競士氣益衰彼逢掖而章  
甫自謂玄素之徒者尚汲汲乎仕進之間暱近權要  
無所不至釀成奔競淺薄之風而不可救遏先生腹  
詩書而身禮樂挺然於頽靡之秋振起而作具之若  
狂瀾砥柱風裁凜凜廉頑而立慙後死者仰之如山  
斗而莫敢企及於吾道豈小補哉

代朱善慶祭楊叔寧文

嗚呼世道不古朝親暮仇名雖膠漆理實薰蕕惟余  
與汝死生一致相契以仁相孚以義好善疾惡靡不  
同之出謀發慮靡不從之天不赦遺厥尤敢任匪伊  
而戚將誰是臨晨露易晞夕陽易墜搔首拊膺俾我  
形瘁而今而後良晤已空蓋棺容整撤簣辭雄日吉  
時良靈輻載道謹致牲牢于言用告

箴銘贊

砥行箴

廷玉陳兄一子名勳聰敏可愛而微傷於下

急年方十六代為將軍守禦崇川友人  
鄭公慎規以八事曰攝儀敬身愛親慈僕勉  
學戒頑持家守祿他日過之甚愜鄙懷因為  
四言各一用發其意

其一 一止一行必規必矩偶失觀瞻多人議汝其二  
親之遺體敢不敬乎稍有虧傷負天之辜其三 劬勞  
之恩昊天罔極先意承顏小心翼翼其四 貴賤殊體  
厥心則同綏而撫之孰敢不共其五 聖經賢傳心思  
口讀日鑽月研乃精乃熟其六 古先聖人十五而立  
欲作好人當捐幼習其七 家人仰給紛爾如麻務須

勤儉毋尚奢華其八俸若井泉酌之復盈勿肆貪暴  
必成令名

日省齋銘為文林朱武作

此心若輪周流匪礙易險而行毋為摧敗此心若舵  
風濤滿目措彼安流毋為傾覆此心若火焜、煌、  
毋煽其膏焚尔室堂此心若衡惟平乃嘉慎其推移  
勿使過差此心若鑑烟、圓、淨、塵、垢、不、侵、儀、容、乃、正  
岌、乎、心、之、危、也、沫、乎、心、之、微、也、敬、慎、哉、危、者、可  
安也微者可著也懋成厥績服之無斁

王氏譜贊

岷山之麓江源甫形綿延萬里東會滄溟魚龍變化  
蛟鼉起伏北壤南田于焉取足吾人受始厥旨攸同  
支分派別變迷本宗睿智者生篤是倫與穆昭首叙  
賢愚次選去古漸遐民風日尚不有維持遂成淪落  
國史久詳家乘失故况五服際視為途路勢猶决隄  
弗堪救止有失其子以馬用耻延川巨姓系出姬周  
逾唐歷宋德益以修上而公御下而士尹威鳳祥麟  
全瓚玉筍行既可考跡復可書彼臧彼否此戚此疏  
文理粲然薰心蕩目寄矣嘉猷重我聖族  
皇明撫世治隆熙皞茲譜告成寔副名教

楊孝子傳贊

先民之起墜緒者謂之中興續令聞者謂之繼美敷  
往行者謂之新陳在古有之而今難其人不得其身  
不羞其親服義而懷仁祥聲不湮勁氣不渝州閭習  
其彬々宗族襲其循々子孫緝其聞々若大若小或  
富或貧莫不去奢却縱歲頽歛器俾太古之朴復見  
於茲辰量德度力豈細補於彛倫者哉

東谷遺藁卷之十一

東谷遺藁卷之十二

賦

愛竹軒後賦為無錫華祖芳作

有美人兮碧山之阿紫瓊為佩兮碧玉為珂八荒頽  
洞兮遊塵正滿萬壑淒涼兮霜霰滋多撫瑤箏兮發  
長喟彈錦瑟兮賡素歌望中原之杳々兮感東逝之  
頽波祥鷲瑞鳳日以遠兮妖禽黠鼠時復過天不亢  
余以脩寵兮雖憤々其將何處幽僻而懷故都兮爵  
宮殿之嵯峨奇花異卉兮紛然雜進貞根苦節兮覓  
此則那目廷々以遐盼兮益胸襟之慘怛髮種々而

漸衰兮覺身世之蹉跎抗頽頽而友松檜兮傾雅志  
而交薜蘿挹龜臺之靈液兮鼓龍門之太和委元化  
于至神兮無少意之偏頗飲清風兮其聲歔歔拂涼  
月兮其影婆娑辭違順於域中兮願畢生以從志置  
榮枯于度外兮其矢死而無他客有感其情者為辭  
而解之曰大鈞播物兮其心甚公鳧鶴異頸兮易之  
則洞彼艷：兮以飾其容汝落：兮而虛其中小人  
君子兮于斯以判高天厚地兮其理何窮是故造物  
者將薦尔之器而大尔之功又何必悵：兮以疚乎  
蒼穹矧余亦寒：之為物兮恒觸世而不通耳茲言

之可諒兮宜余心之真同謝蘭蓀之芳馨兮却杞菊之  
幽叢遠芙蓉之美麗兮辟衡杜之薰穠仰餘光而下  
照兮景其操之高崇苟相看之不忝兮庶斯懷之可  
終亂曰陽燧召火兮以明攝明方諸致水兮以清格  
清同聲相應兮風雷斯薄同氣相求兮磁鉄可徵唯  
聖兮識聖緊誠兮格誠余慕汝兮罔違罔間汝向余  
兮靡邪靡傾高山流水兮以居以處頑空浩劫兮可  
恃可憑挺然對立兮奪古今之至趣悠尔相期兮保  
天地之洪名

梅月軒賦為澄江朱維吉作

宁堪與以周覽玩亭育於元精備三才之廣大躋百  
行之高明息群機以東攝整一噐而西承喜魚鱗之  
未委覺兔兔之方清姑射歎芳於廣莫纖阿弄彩於  
深更萬萌以之而增秀列宿因之而益晶黜黔羸之  
殺伐補玄默之生成執柯之子脫局以奔竄竊藥之  
姬擁篲而相迎曲徑較吟雕闌罷徒玉邊箴腔瑤琴  
退指寶鑑光中金樽影裡廣車再續希逸重擬天妃  
停翦水之工風伯止揚沙之技北斗輸萬古之奇芬  
南箕歛八荒之淳靡穹窿收翳目之微雲沉瀝去蔽  
形之積滓袁宏半醉而尚談和靖思微而不起霜禽

殞殊以偷眼凍鶴踉蹌而奮身百竅摠收于大塊一  
痕不免于遊塵洗出飛瓊之遠態拓開弄玉之丰神  
九千由劫不虧其焜耀八萬餘家屢斲其嶙峋壽陽  
枕弊元纈衣陳明視湧窟方諸送津爽氣拂幌清香  
在中臨流百我對影三人即席賦詩巡簷索笑兩世  
六鄰一臺二妙骯髒逍遙徘徊瞻眺曲肱小眠抱膝  
長嘯騰馥傍沾餘光下照不負平生寧忘久要水佩  
之容霓裳失調蜀客難敷衡借可肯從驟落而驟開  
任乍圓而乍缺性皎厲以如金體堅完而似鉄閔西  
閣之寂寥愴東山之凜冽嗟龍窟之音沉嘆虹橋之

響滅平叔袖歸將何據周生梯取非徒說若夏蟲之  
惑冰如越犬之驚雪由耳目之所未經故心胸之所  
不悅唯義理之微殊致言辭之莫刻袁樞不作庾亮  
何之廣寒信邈醴濫功遲六陰閉塞二氣乖離勾芒  
秉策來招安夷望舒執轡催登結儀發揮歲令寅亮  
天爨搨乾蝶翅拂淡娥眉神功翊贊帝力維持惠澤  
遐施和風大闢昭宣皓華詞磨蒼蘚浮動黃昏橫斜  
清淺冷蕊潛呵狂枝文前雪白低春水輪謾輾紙帳  
中懸細簾半捲一盞清甜數匙香軟綠蟻三斟黃羊  
幾縹約孟郊而共賞拉賈島以同觀纔見婁、綠萼

又逢楚、丹丸方剖樂昌之鏡忽擊董偃之盤念素  
娥之獨苦憐青子之微酸盼西湖之渺、望東海兮  
漫、甘効忠于傳說官隨誰于曹瞞度碧雲而帖、  
升翠嶠以團、得無窮之雅趣享不盡之清歡冰痕  
盡解土脉全融陽回勁幹春滿幽叢庭心偃瓦屋角  
懸弓蒼龍卷海白鳳搏空柔莧窈窕老嵬沖融絲衣  
控曉縞袂番風跋蟾唇哆靈犀頂通影娥池北昇真  
洞東飄數點之殘英添一方之美蔭俯澄澈以暫娛  
訝婢娟而久浸指欲畫而如掌口將言而若噤察荒  
怠之凶蠱審冥安之毒鳩內守庭規外防國禁罔蓄



纖疑不為已甚以禮自縻以道自任旋斡真木調和  
雅識輕清順天博厚後土貞潔為倫虛明為伍考亭  
朱熹鄜州杜甫據德無疵出言有補抱落之先天  
復熙之太古非猶酒內之鯨頗類詩中之虎羅隱  
聞之而解頤曹植見之而掉股至論丞歸于品商秦  
和恣付於吞吐啓春容之富麗開夜色之澄鮮聳千  
尋之玉樹舒萬頃之瓊田把戀之情已固仰瞻之意  
彌堅足履聖途而坦心符王道以平愧假園胥  
而巧竊懶憑驛使以遐傳慕仙府克殷之廣愜靈臺  
滋養之全幸乘化而知所返聊優游以盡天年

琴清軒賦

梅窓月老蘭苑風柔江天日湧海嶠雲收瀉香泉之  
軌發踈冷之颼鶴將飛而復止鴈欲矯而還休  
大宵襟之吞吐泯踪跡之去留推銀鋪於翠館卷珠  
箔於紅樓素濤翻鼎而鳴雉碧烟裊篆而蟠虬八礎  
玲瓏以底汗五山突兀以侵眸於是遁形高遠委心  
玄素闡希夷闢精微庫髮兮沐豈菟之湯手兮浣  
薔薇之露光明之凡用設清淨之筵迺布拂金徽而  
調玉軫衍楚辭而弘漢賦疑室磬之輕敲符錦梭之  
暗度紛七政兮整齊渺百川兮回互寔振昔所未聞

果當今之獨步逮乎剛柔錯綜新舊迭陳鳶聲熾  
麟趾振々以六律而和六呂將一屈而交一伸既怨  
而還加慕行喜而亟如嗔貫明珠之纒々締織絡之  
純々按瓠已縱橫之表候成連寂寞之濱作將來之  
軌轍展素有之經綸彈韶護之粹美匪清時之乏人  
若乃萬彙無聲八紘如洗道藝合躬中和被体養神  
志之怡々肆容儀之濟々法今古之宏規脩聖賢之  
廢禮如鑄物以象形若按器而酌醴造化之曠已呈  
鬼神之奧咸啓令勾甲以舒萌俾齋淪而見底娶婦  
綴悲而解頤勇夫釋悍而揮涕莊列雄辭而敢排蘓

若可辨而難詆尔其天地昇明氣候舒暢日晷停陰  
土囊收量裂玉音於七絃起二嘆於一唱節北里之  
荒淫競南風之雅壯指雖育而未拋情已拘而更放  
倫絳螭之攢空類白駒之走壙超百代之俊英屈四  
境之豪望尔乃取則羲文奪魁顏宓祛穢響泉却氣  
振谷籠嵇蔡於往圖駕王李於前錄清夜陽春謾擬  
流水高山細續表佳製於龍龔揭脩能於鳳足師曠  
方聆而改聰離朱偶覲而揩目六和普淖於寰丘三  
瑞畢臻於水陸床榻之塵頓消庭宇之清可掬至夫  
肢体欲倦賓朋告歸斜陽墮嶺皓月臨扉始停歌而

罷鼓重整冠而拭衣揖知音而謝不敏進有德而徵  
衆遠俄抽毫以命牘令補是而裁非嘉元功之有贊  
覺吾道之增輝復見虞周之全盛豈云鄒魯之無譏  
幸斯文之可托庶名扁以相依

竹趣賦

惟有高士不喜浮俗居前居後森乎萬玉久得其趣  
從心所欲倦而就寢竹神見告曰吾世居嶰谷時遷  
淇澳仕於南州老於西陸百越久從三湘再逐古之  
艾私今之荼毒高超遠蹈晉七唐六模我形骸狀我  
情慾屈指細數更僕不足今幸見知用此相續且夫

拔秀群卉奪清衆植寒不誦霜炎不抗日富貴難汗  
威武莫屈非好山林非厭城域盤之挺之始終如一  
至其天氣潛更土脉不至大烈凄清喬林慘悴吾方  
昂首虛心洋洋自肆昔人重我夫豈無意曰有剛介  
風有高尚氣有義士節有端夫志鬼神不能移夫体  
造化不能盡其器不尔成人美舍我其誰試逮乎祀  
饗郊廟為簋為簠節宣氣候為律為呂紀載事功為  
筆為楮納受采掇為筐為筥為弓為矢以禦姦侮為  
管為箴以贊韶武為蓬為蓋以蔽風雨為符為節以  
信取與其實可以飼鳳凰其萌可以供樽俎材堪兼

夫夷夏功不異乎男女推勅敵於堅陣樹奇勛於大  
府眇三微乎七辟易九奏之萬舞遂幽人之傲睨快  
多士之瞻覩卓犖乎棲雲之房恬暢乎歲春之塢可  
剛而還可柔就規斯復就矩性情一致於炎涼氣味  
兩合乎甘苦窮古今之公議豈政治之細補粵若帷  
箔不脩我所羞也床几不周我所憂也室廬不葺我  
所慮也闌檻不飾我所懼也什物不備我所念也蕪  
穢不除我所厭也取魚而竿我則就之蓄鳥而籠我  
則構之負神以疑我攻我箴合物之離我束我箝賤  
我也畚帚貴我也尊卣親我也冠服疎我也樊笥無

非而夷我子孫不合而呼我朋友為筆以舒其体為  
枕以寧其首篝燭幽晦杖扶衰朽取箝覆醜截筒醜  
酒朝成暮賊無日不有松貞梅潔寔非我偶君子不  
器我什其九彼此相隆歲月可久至如酒與初狂歌  
聲暫歇明月徐來清風緩發涼露輕浮晚烟高揭蒼  
鼠倏而聲斷青鸞忽而影滅響一天之虛籟振四座  
之纖珙肯栖望帝之遊竟寧洒湘娥之怨血不燒東  
閣之故鐙耻混西征之棄屑附大塊之磅礴仰高漢  
之寥泬翠石小而崢嶸碧溪淺以澄澈尔謳我舞我  
笑尔啜讒舌佞語孰能優劣尔我忘形宜称兩絕我

不尔遺尔莫我泄浩、寰區永無磨折語竭只盡洒  
然而別

環翠軒賦

宅中區以周覽開懍恍之煩曾列四雄而作鎮羅  
秀以為封盤大塊之塊比發元氣之洪濛揭墨光於  
雨態披素影於雲容紫九英之芝茵舒萬朵之芙蓉  
倏然而舞玄鳳忽焉而卷蒼龍鼓千尋之翠浪去一  
握之青空壯乾坤之勝槩極造化之神功釣鰲者仰  
視操蛇者潛通但見白雲舞鶴碧涵垂虹蛾眉曉感  
蟬鬢春鬆磊磊兮落落、鬱鬱兮葱鬱、嵐光舒兮隱、

霞采散兮重、招、閃兮旗幟轟、森林兮劍鋒萃幽精  
於古鬼揭空侗與顯蒙肆高超而遠蹈薄魚鳥與蠶  
叢感日月之熏灼籍風雨之磨礱乃若簾鈎半控窓  
戶微起爭趨競入呈奇獻詭精神綽約姿色綺靡披  
鶴毛之輕毫隱烏皮之曲几目曠蓬萊之宮氣拂琅  
瑯之壘畫然長嘯是然獨喜眇東里之碩儒傲南州  
之高士抗匡谷之容滌箕山之耳柱臨風之頰利漱  
石之齒懷隋和之異寶逾四十而不仕貫耿、之虹  
蜺簸屑、之糠粃卜居之篇載續招隱之辭重擬笑  
執玉以橫金嘆縮墨而地紫不為玄纁而屈肯緣蒼

生以起軀宇宙於錐脣齊非沉於一指心久逸於豪  
膺肉不消於老髀決長感如懸疣棄浮榮如敝屣結  
安樂以為窩名高陽而作里且夫松桂長情薜荔多  
耻碧嶺罷汗丹崖去萍餐黃菊之新英嗅紅蘭之嫩  
藥笻久執而還拋闌倦凭而復徙曷崑崙與崆峒得  
並妍而儷美羗三竺與九華敢同嗜而共峙宛合志  
以投懷亟淪肌而泮髓聊逍遙以徜徉庶渾融於表  
裏尔其乘款段車下澤曳長裾岸高幘追往古之風流  
掃山林之俗迹引數曲之清泉據一方之磐石翠竹  
兮葆蓋綠沙兮茵席剔紫蟹之新黃切蒼熊之巨白

削玉藕之玲瓏剪金橙之的爍香茵鮮炊柔簞也摘  
剖緜氏瓜破烏孫核揖忘形呼莫逆招久曠迓先擇  
進諤、賓來壘、容聆破寂音咨養生策雄辯高談  
霆摩電掣走等飛觥張侯破的唾殞珠璣聲奮霹靂  
飲與將闌歡情逾適眼高天兮浩皓長風兮磔、爽  
入髮兮蕭、春滿腔兮拍、攄雅况兮悠、渺雲山  
兮何極老耕鑿兮畎畝念安堵兮誰錫體唐虞兮  
聖主贊許謨兮良弼敷治化兮邑宰緝事功兮方伯  
曲脊兮反踵舉手兮加額祈七政兮整齊願四海兮  
寧謐纂纂魏、之正統膺有皇、之永歷俾俯仰于茲宇

庶弥久而不惑

柳溪賦

爰有嘉木圓、其陰配以清流澗、其音卷驚風以  
飲玉沐微雨而垂金跳鱗、之紅鯉語閑、之翠禽  
觀根柯之繁茂竟源委之洪深既崩騰以就壑復迂  
鬱而成林遠高人之傲睨快多士之幽尋久侵元亮  
之眼曠怡子美之心自東身而遠引恒抱膝以長吟  
小甕中之天地空劫外之古今尔乃崇室斯張舊土  
是宅前汗後隆左、右澤藉一灣之美蔭截千里之  
來脉招黔羸以鞅旋揖巨靈而開擘建脩廊以俯青

從耳傑閣而橫碧浮藻漾兮水清弱絮飄兮地白泉  
軋之絲輪曳便、之蟾履棗糕茶汁以染衣荷盃假  
勢而登席綏策杖以行春徐篝燈而照夕境挾趣以  
入幽酒扶衰而寓適於是建三眠苑築八節灘端回  
可遡纖篔宜餐折柔條兮春暖漱淺瀨貯寒采蓮兮  
脫佳人之寶釧尋芳兮縱公子之金丸日出兮閉半  
天之輕靄潮來兮逗一港之驚湍婉婉兮中書之省  
招搖兮上將之壇晚烟揭兮嫋、秋潦漲兮漫、得  
有餘之逸樂賞不盡之清歡擅天下之至景作江東  
之美觀問所居兮誰氏乃吳浦之錢寬

竹深處賦

緊玄化之孔仁兮錫嘉貺於丘樊紛總其摧挫兮  
寒獨遺此貞根蟠厚土之螭蟠兮沐元氣之緜緜內  
虛靜而洒落兮外便娟以婢媛奚棄志以蹇兮復  
抗容而軒儼星羅而雲布兮颯鳳翥而鸞鷲氣翥  
鬱以陰翳兮泉糾軋以潺湲露泥以旁潤兮風矯  
矯而孤翻影乍生而忽沒兮聲方寂而還喧倚層闌  
以寄傲兮時拄頰以忘言遂山林之雅遁兮逸塵市  
之多煩夏披襟以就爽兮移席而趨溫冠裁篲以答  
製兮詩刻節而成痕萃佳肴以入俎兮速美醞而登

尊呼二三之良友兮細磨具酬而討論手雷車轉而電掣  
兮舌海捲而江奔探理窟之含訝兮觀乳象之昆侖  
俄群鷺之頓息兮烟靈臺之獨存鼓蟠腹而長訶兮  
髯似戟而高掀起七賢之墜魄兮招二女之遊竟聰  
鳴篴之魁子兮洗迸蘇之龍孫茶敲冰而旋煮兮酒  
和月而平吞聊偃仰以自適兮將以度乎朝昏家範  
久而不渝兮濟之乎玉季與金昆性情亶其純粹兮  
鄉俗以之而彌敦備古今之全德兮又何有乎渭川  
與淇園亂曰黃陵之阿波斯染兮黃崗之坡勢斯險  
兮其才良兮世不乏用兮其壽氏兮時不得共兮其



性剛兮塵不敢狎兮猗燠盛哉奚川之麗兮森乎  
十萬其玉兮居之不疑哲人之福兮樂以忘憂其知  
足兮子孫世守莫從慙兮尊卑有秩九嫔維睦兮萬  
歲千秋遵武廟兮勿剪勿伐同長育兮

東谷遺藁卷之十二

東谷遺藁卷之十三

詩餘

夜讀范希文南詞二解心中有感聊用效顰

御街行

雁聲入夜風吹斷蛩響息螢光亂盡舡人去錦堂空  
撇下淒涼一半玉紅高燭銅龍清漏曷似春宵短  
○從頭細把歸期算淚萬斛愁千段萬魂飛到楚天  
西情境不堪把玩瑤窓數觀未能開曉揭破紅羅幔

蘇幕遮

紫金釵青玉佩嬾香風擁入鴛鴦會不斷前疑成

後悔六曲闌干洒遍傷春淚○已心迷徒口諱幾度  
人來問着無言對瓊纖撥碎琵琶腿一晌貪歡誤把  
終身累

太白二詞

秦娥怨

燕山雪漫：千里行人絕：：：烟消土炕布衾如  
鐵○巖城鼓角聲悲切長河欲曉冰漸結：：：誰  
家錦帳醉魂嬌熱

菩薩蠻

東風院落落花如錦美人半醉和衣寢  
牆外轉黃鸝豔

祝知不知○起鈎珠箔聽撩起  
娛素興一笑掩房門  
屏山界月痕

鵲橋仙

七夕雨

穀板平鋪花瓜曲鏤天際綵樓高結西風忽送雨聲  
來紅顏子一年望絕○線鴛五色針荒九孔娛賞竟  
辜佳節夜深飛駁杳無蹤莫敢是今秋弄拙

望海潮

金山覽勝

江山雄勝樓臺宏麗半空金碧相輝煙柳拂隄風蒲  
颯渚晴光滿眼熹微日界珠幢雲橫寶網世間希  
○北來歆扣禪機徒勞解帶未肯傳衣破竹引泉鑽

榆出火嫩茶初試捨旂籬脚笋初肥幽懷稱清賞  
日忘歸但恐他年到此僧老木蘭非

長相思 閨怨

枕痕紅帕痕紅獨背花陰立暖風鴛鴦悵恨久空○雁  
無功鵲無功銀浦仙槎隱約中佳音甚日通

女冠子 功怨

碧梧飄葉金風玉露相接涼衫漸怯芙蓉小苑尚有  
飛來尋香胡蝶宵中藏宿酒翠斂愁眉紅消困頰一  
四海感越裝辭床齊執返篋○恨烟水千重雲山萬  
重不返新來甚懶瘦裙腰知收幾褶有何災咎多是

前生舊冤業拭淚抽身強拈香靈著再探天宮料想  
別無他意分明告妾

搗練子 秋况

舒玉笋剔金荷夜色侵窓冷氣多幾度和衣眠不穩  
淚珠雙滾濕香羅

玉樓春 喜春

金雞唱徹珠簾捲闌外韶光晴撲面四隍冰彩一宵  
融九陌燒痕三日變○太平氣象多時顯樂事且開  
歡喜宴已令薄霧捲花綃還倩輕風搓柳線

畫堂春 春思

梨花欲放海棠開一雙燕子飛來錦庭寒雨生苔  
何處多才○院後林禽結瘦窓前萱葭含胎倚門無  
語托香腮心上疑猜

行香子 春郊行樂

春事將闌蝶倦蜂愁強舒懷柳岸花洲水平沙軟雲  
淡風柔脫朝衫臨野店就村筍○一盃一炙無賓無  
主拚今朝爛醉方休新見菜女接耳交頭說年來人  
罕見這行遊

沁園春

久雨纔晴未多時倏驚夏來甚輕紅淡白狂風撓  
散柔青嫩綠密露滋開燕壘泥乾蜂窠窠就天地無  
私各逞才南園內看黃瓜上架紫芥抽臺○何憂路  
碎蒼苔且循徑編籬獲竹胎榆刺齊芟懼傷鶴羽柳  
條不剪留貫魚腮野服收身山中折角分付家人子  
細裁陶潛菊欲光老圃也用多栽

永遇樂 秋思

撩雨踈風滿雲斜日晚寒無柰獨樹翻鴉平蕪落雁  
遙映漁村火嚴城鼓角高衙幢羽催出繡袍金鎖聽  
悠、孤砧月下淚珠颯然而墮○前途正冗故鄉安  
在旅邸片時難遇寶鴨烟消銅龍水澁獨起挑燈坐

鼠齧殘巾虱緣弊袴舊被補來還破縈歸夢青山兩  
袂綠波一舸

青玉案 使回陪宴北虜

強胡效順朝天闕舉國內咸歡悅殿上妻時筵會設  
大罌扛酒滿盤供饌期把深恩結○河西隊子新排  
列坐覓春雲眼中熱河水不搖山霧撤五行順序八  
方歸化何用蘇郎節

漢宮春 春遊有感

花滿重城喜鶯啼正滑蝶翅初輕但看洗粧客去  
酒人迎車遲馬緩柳陰中綠水橋橫風俗美遠近

瑞布廬隨處支撐○萬感吾

皇有道致域中庶富禮樂興行都循捲波樂事整壤  
歌聲辟賢聽我遇良辰急早據情休直待秋霜點鬢  
凄然却悔平生

千秋歲

國儲初度欲衍無窮祚咨內外酌今古捧觴娛父母  
折俎延師傅諸司賀請遵舊典 恩重布○堂上供  
詞賦階下陳歌舞玄兔醢紅虬脯展懷多士仰動足  
群神護金座雍容氣象符 皇祖

瑞龍吟 觀

宣廟御製樂府

恩光重還似碧海騰蛟紫雲騫鳳洋、滿紙春風素  
懷未愜玄音始縱手高捧觀罷小庭徐立雍容三誦  
渾然語句天成範圍六合華夷一統○因念孤踪踈  
久惟沉痼長違清寵回憶向時奢豪精爽飛動無  
心花鳥催竟華胥夢方知是崇高聖德恢弘神用啟  
孔皇功頌貧居苦厭紅塵冗開口增惶恐回首視蒼  
梧遙岑烟擁徒增感激不勝悲慟

過秦樓 憶舊

瘦馬單行乳鴉群噪轉過畫闌西曲鞦韆架倒踈

場空半醉屢延愁目垂柳故拂雕鞍雲榻迷紅雨墻  
生綠念申盟未改回音仍在斷絃奚續○徒撇下滿  
鏡秋霜盈巾春露離思動散筆觸文場散漫詩社飄  
零回首夕陽踈木歸掩雙扉但傷風後蒼梧雨中黃  
菊想當年好合誰料天機反覆

望遠行 盼征南軍士

南蠻作耗飛章奏不覓天心含怒遍求賢將歷選雄  
兵萬里奮揚威武渺、長江風浪不堪憑恃俄見快  
舡飛渡振玄綱難漏池魚窟免○洪祚卜世最稱綿  
遠何況遇 聖君賢輔治具畢張竒才問出誰敢輒

興輕侮深願雲旗微展霜鋒略試痛惜無辜兒女放  
一條生路從新摩撫

青衫濕 謫所偶成

長汀霜隕蘆花白明月滿江流放過磯背收回蓬脚  
移近舡頭○六句魯野三更楚岸一曲涼州宦情沉  
水雄談捲霧老淚橫秋

望湘人 後友

恨山遮望眼波捲愁心故人今在何處網感魚鱗增  
瘡雁足一字誰曾付與蘆月懸弓楚雲垂練傷心如  
許憶小窓深夜聯詩甕竭床頭方去○誰信憂勞數

章功歸智士謗加貞女恨無劍堪誅孟德救回文舉  
登途尚早請期休遠近喜英明臨御漸有士汲引而  
來八極重揚新譽

夜飛鵲 遷居未定

輒坤之知己無計容身行踪到處嫌貧城中有地不  
宜付閑人酒聖詩神謀夫戰臣將有待段家華屋孟  
氏芳鄰斟酌量已定更何須苦○眉顰○荃宰存深意  
焉肯負孤衷不遣微伸但見高僧造寺真仙創觀名  
宦連困秦樓謝館占通衢遠壓齊民斜穿紅日旁飛  
白雨仰視青旻

醉花陰 夜飲

月到中天雲四捲玉度香風軟華髮照清罇舞女歌  
兒一笑都教遣○紅凝醉頰懷初展但恨盃斟淺總  
有幾回春夢老素童看結青山繭

滿江紅 北歸

天上書來促歸裝又臨官渡風乍起斷隄烟接缺山  
雲補日脚斜拖番曝甲潮頭直上鼉鳴鼓問此回勳  
業竟如何休遙估○言雖好人猶怒情未合官難做  
撚吟髭長嘯墜驚飛鷺千里愁教宦轍迂十年悔被  
儒冠誤罄書略止有一端長收強虜

雨霖鈴 秋夜

庭蕉初響漸西風緊火滅書幌紅床半醉歌枕似梧  
桐露墜暮霞潮長獨擁羅衾起坐拄愁頰遐想歎十  
載徒犯京塵白髮知添幾千丈○江南有地堪遊賞  
問先生的意何時往五湖烟月還在撒不下鴨籠魚  
網無限明夜應向歸途日候舡榜後縱遣圖象雲臺  
此一塲虛謔

滿庭芳 端午 會昌侯家同定襄伯飲

櫻葉團雲榴花歎火人間又屬端陽太平風景京國  
異諸方艾虎后贊軟翠蒲龍道薄點雄黃紅樓子朱



書小篆王綏系釵梁○侯門邀解粽賓筵初啟一瓠  
絲簧老年愛行樂到處清狂聽說先生醉也急傳呼  
侍妓扶將回頭顧三閭不見烟水白茫茫

一剪梅 折花

海岳天開萬國春花也清新葉也清新一枝先折贈  
佳人男有精神女有精神○分挿裴郎僕射巾蜂不  
離身蝶不離身畫堂深處好相親怕惹紅塵莫惹紅  
塵

賣花聲 春興

簾外雨絲○春退花枝藤床歛膝坐多時火冷金鳧

香漸香一會閑思○天地負深期幽恨誰知遊魚不  
返雁歸逢金谷荒涼人去也車馬何之

浣溪沙

燕壘雛空日正長一川殘雨映斜陽鷓鴣晒翅滿魚  
梁○榴葉攤花當北戶竹根抽笋出東墻小庭孤坐  
懶衣裳

浪淘沙

湖上雨初收涼入新秋水蒨開遍夕陽洲日斷網西  
卽去路頓失歸舟○白酒不禁愁徒滿金甌風銷絳  
蠟淚先流悶倚屏山癡坐久何處溫柔

南浦

傷心一望捲晴波，芳草碧連天。隄上參差茅屋，斜映打魚舡。盡揀曉雲飛去，織歌花底，軋幽泉更兩行。垂柳暖風搖曳，到處委香綿。竊笑台來豪傑，淚無閑，頻洒向難。送老我平生雙足，知弊幾行。纏歷盡域中危險，訖何曾把臂泣河。喚只今衰憊，故岐回首，益壽然。

少年遊

途中即事

林霏靜野鳥俄啼，山險路都迷。風捲溪藤，露翻巖草，松下有新溪。一鞭瘦馬迢迢，去何處，是關西。幾板

頽墻數椽，歌屋青布酒帘低。

西河

天豁竇長虹捲地，東走英雄割據未多時。一鞭九有秋風故壘，夕陽邊但見草肥禾瘦，犢背小兒弄笛路。傍伏雉驚雛，行人患渴奔孤村，遠沽薄酒。荷鋤野老偶相逢，樹陰閑立，殊久夙昔，鑿米可笑，再安能吳起為守。今日不知何日，念舟中敵國，雖無情到諸事，堪憂空搔首。

東谷遺藁卷之十三終